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1/PV.89  
8 December 1986

CHINESE

## 大会

### 第四十一届会议

#### 第八十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11月28日星期五，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乔杜里先生 (孟加拉国)  
嗣后：奥斯曼先生 (副主席) (索马里)  
嗣后：汤普森先生 (副主席) (斐济)

— 中东局势：秘书长的报告〔37〕(续)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 2 号 DC 2-750 室）。

86-64585/A

下午3点20分开会。

议程项目37(续)

中东局势：秘书长的报告(A/41/453和Add.1, A/41/768-S/18427)

伯特兰夫人(奥地利)：将近40年来，与中东有关的问题一直被令人注目地列入大会的议程。联合国三十九年来一直试图影响和指导该区域的事件。大会在1947年通过的181(II)号决议呼吁在前巴勒斯坦委任领土上建立两个主权国家，因而大会对该区域所有人民负有独特的责任。

多年来，联合国已经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便尽早公平、持久与和平地解决该区域的问题。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为和平制定了各种模式。数千名联合国雇员正在执行交付给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的社会和教育任务。数千名勇敢的士兵正在中东的联合国部队中服役，正如我们最近所看到的那样，他们经常处于非常危险的形势之中。

但是，联合国仍没有能够全面解决中东危机，在这个世界机构范围以外作出类似努力的其他人也没能解决这场危机。

奥地利坚信，应该进一步扩大联合国在中东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必须最充分地利用联合国的维持和平与制造和平的潜力。

中东是文明、多种文化和宗教的摇篮，中东仍然是当今世界紧张局势的温床之一。我们了解到中东的形势继续下去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所带来的严重危险。人类和无辜平民的苦难已经成为中东几十年来的特征，这仍然是寻求解决中东问题中目前出现僵局的最严重后果之一。我们今年在欧洲和其他地方所目睹的恐怖分子袭击造成了可怕损失，这严峻地提醒了我们欧洲与中东之间的脐带关系。

我愿在此回顾，奥地利决心以所有的手段无情地与所有恐怖主义作斗争。恐怖主义是人类的一场新的祸害。任何条件或任何原因都不能成为恐怖主义的理由。

但我们也不能对一种形势熟视无睹：压迫和无能为力造成一种气氛，使以无法接受的暴力手段为一个正确的事业进行战斗的借口得以盛行。

多年来，奥地利一直认为，欧洲的利益和欧洲的安全无法与中东的事态发展割裂开来，奥地利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依然如故。只有找到一个可接受的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办法——这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才能导致持久和平。我们奥地利是最早以极大的精力和善意促进谈判解决的西欧国家之一。在人道主义领域内，奥地利的确正在以多种方式帮助以色列和阿拉伯各方解决某些问题。

我们坚信，只要国际法的准则没有取代铁拳的统治，就不能找到和平的办法。必须普遍尊重国际法。冲突的任何一方都必须作出努力同意彼此的存在，并为和平作出贡献。

请允许我在此再次回顾我们认为公正解决所必须包括的内容：

第一，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仍然是一项政治解决办法的得到最广泛承认的范围。

第二，我们认为，以色列继续呆在被占领土、以及它默然和公开吞并的政策是和平的严重障碍。以色列必须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从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领土上撤出。

第三，以武力获得领土是不可接受的。“以土地交换和平”的方式仍然有效并具有吸引力。

第四，另一方面，所有有关各方必须尊重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国家在安全和得到国际承认的境域内生存的权利。

第五，必须承认和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包括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

第六，作为巴勒斯坦人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必须在全面的谈判进程中发挥作用。在这方面我要重申，所有国家可以选择朋友，但任何国家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地理邻国。

第七，被占领土上的形势仍使人们感到严重的关切。在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出之前，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

去年，我们看到了一些外交事态发展，这可能表示各方所长期持有的立场可能开始慢慢地变化。

奥地利坚决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中东国际和平会议的概念。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常任理事国——我重复，所有常任理事国——和冲突的所有各方的参加，包括巴勒斯坦方面，将是极为重要的。

最近，有人提出关于开始这一进程的新建议。奥地利欢迎所有可能导致召开这种会议的建议。在这方面，不应忽视巴解组织主席在不结盟运动第八次首脑会议上就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所作的宣言。

如果说有必要找到政治冲突能够带来的最大人类痛苦的证据的话，那么我们只需要看一看战争蹂躏和内部四分五裂的黎巴嫩。民族和解当然是黎巴嫩民族自己的事，但对于该区域今后稳定和平的所有考虑中必须包括恢复这个被受蹂躏国家的充分主权。

奥地利强烈地支持安全理事会的呼吁——这项呼吁载于几个星期之前通过的第587号决议中：黎巴勒南部任何不为黎巴嫩当局所接受的军事存在应予结束，有关各方应毫无保留地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进行合作，以使联黎部队能充分地执行自己的任务。

穆巴拉克总统和佩雷斯总理在最近的呼吁中表示希望1987年能成为谈判年。

我要强烈地呼吁所有有关各方及其民众认识到他们自己对中东和平所承担的共同责任。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需要的是具有想象力的、勇敢的和果断的和平措施。否则，我们担心中东各国人民的希望将再次成为泡影。

法胡里先生（黎巴嫩）：秘书长关于中东局势的最近一份报告表明，他所处理

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仍然缺乏一项公正和持久的解决方法。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勒斯坦人民之间的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召开一次国际和平会议的问题仍然模糊不清。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内外的作法和侵略行为更为贫乏，更充满暴力。黎巴嫩南部的局势继续恶化。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仍然未能执行八年半以前安理会所赋予的任务。所有这些都与以色列所采取的立场和其采取的顽固态度，尤其是它拒绝遵守联合国的决议和拒绝对绝大多数会员国的希望作出反应有关。

我们一再对这种严重的局势的持续存在提出警告。今天，我们重申以色列的立场必需促使会员国单独和集体地采取严肃的行动，以公正持久地解决中东局势。绝不能让以色列的立场使人们丧失信心或使人屈服于武力政策和既成事实。武力政策和既成事实已帮助以色列实现了其无止境的野心。以色列官员说，对黎巴嫩的领土和水域没有特别的野心，我们觉得根本无法相信这样的话。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的领土，继续直接或通过其称之为“南黎巴嫩军”的傀儡部队，每天对南部的村庄和南部的居民进行不人道的侵略性犯罪行为。

以色列继续秘密筹备将黎巴嫩的水引入自己的领土。以色列继续阻止联黎部队完成第425(1978)号决议和随后有关的决议所规定的任务。在这样做的时候，以色列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没有履行自己作为会员国所承担的义务。它还违反最基本的国际法准则和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准则。以色列继续推行这种政策使黎巴嫩南部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以色列是对那里可能发生的任何一次爆炸应该负责的唯一一方。

在本大厅里，我们一再表明黎巴嫩对南部局势立场，以及对实现联合国决议的正义要求。我们重申这种局势和要求，以便澄清这种局势，加强以色列继续蔑视的那种权利。安全理事会应对立即充分执行其有关黎巴嫩的决议负责，包括对425(1978)号决议和第587(1986)号决议。黎巴嫩要求执行这些决议，是要使南部的领土在黎巴嫩国的管理下成为一个安全与和平区。黎巴嫩认为，联合国临时部队是负有确保立即无条件从黎巴嫩撤军和协助黎巴嫩当局恢复在自己领土上的主权义务的行动工具。八年半来，这些部队未能执行自己的任务，原因是以色

列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能力和有效性。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必须单独和集体地给予自己强而有效的支持。同样，还必须向秘书长及其合作者所作的努力提供这种支持。联黎部队得到黎巴嫩毫无保留的绝对支持，黎巴嫩声明对联黎部队的安全极为关心。黎巴嫩还重申随时准备尽可能地通过部署自己的军队与联黎部队肩并肩，以协助联黎部队完成任务作出贡献。黎巴嫩坚持认为，在联黎部队完成自己的任务之前，这支部队的存在是必要的和极其重要的。在未完成任务之前就撤出这支部队所造成的影响将是无法预计的，秘书长在其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一再对此提出警告。

黎巴嫩再次表明，我们对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不负任何责任。黎巴嫩反对任何侵犯其主权的措施。黎巴嫩的责任仅限于保护其边境、领土和人民的黎巴嫩安全措施。

黎巴嫩还再一次谴责以色列持续的侵略行径。黎巴嫩重申反对以色列把这些侵略行径说成是先发制人措施的说法。

黎巴嫩认为黎巴嫩人民的坚定性及其对占领的合法抵制包括了该国南部地区的合法性。

黎巴嫩的目的是为了把其领土从以色列占领者铁蹄下解放出来，并使其人民不再继续遭受以色列侵略行径与做法的蹂躏和悲剧破坏，以便使该国南部地区成为一块在黎巴嫩国家管辖和主权下的安全与和平地区。权威和主权是不可分割的。黎巴嫩反对任何对其领土或权威的侵犯。黎巴嫩的每一个公民或居住者，黎巴嫩每一寸国家土地都必须在黎巴嫩国家权威和主权控制之下。

佛姆先生（瑞典）：简而言之，瑞典政府对我们面前问题的立场是：我们承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和享有国家的权利。以色列自1948年以来就一直享有国家。巴勒斯坦人民还没有国家。几十年来，他们一直被迫生活在外来占领下的难民营中，或者作为其他国家的客人——有时是不受欢迎的。

瑞典认为，在曾经被称之为是巴勒斯坦托管地的领土上，还有足以容纳两个人

民、两个民族和两个国家的地位，1947年通过的大会181(II)号决议所规定的这一基本概念仍然是公正和平解决方案的奠基石之一。此外，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为全面解决方案提供了其他基本内容和为这种谈判奠定了充足的基础。我国政府对上述两项决议主旨的理解是，经谈判后，以色列从1967年以来所占领领土上撤出。以色列的邻国们充分承认以色列在安全被承认的边境内和平环境中生存的权利。

以色列在其存在的一半时间里占领了西岸、加沙地带和叙利亚戈兰高地。以色列以自己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感到自豪，这是正确的。但是，越来越多在以色列实际控制下的人民生活在军事占领之下，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民主理想都到哪儿去了呢？十九年是很长的时间，对在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民和对进行占领的以色列人双方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一局势既无助于和平，也无助于民主。以色列发言人有时声称他们的占领要比其他某些列强的占领宽厚的多，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掌握其他人民的命运。必须满足巴勒斯坦人民在自己国家领土上行使自决权的合理要求。

不能以暴力或军事优势作为公正解决中东冲突的基础。不能由一个占领列强来决定公正解决办法。很明显，恐怖主义行为和野蛮的盲目报复所造成的恶性循环是不会找到公正解决办法的。必须通过以色列和那些能够代表巴勒斯坦人民说话的人们之间所进行的谈判来找到解决办法，我们认为，能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这是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

瑞典曾多次批评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所推行的政策。我们认为，以色列所推行的许多政策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其中包括违反第四次日内瓦公约。想要吞并或改变被占领土地地位的企图是不容接受的。

瑞典政府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土继续推行的定居点政策。这一政策除了构成对解决冲突的重大政治障碍之外，还显然违反了国际法。

在头四十年里，战争和暴力使中东的平民人口伤亡惨重。许多无辜生命在罪恶的恐怖主义行径下丧生，这种恐怖主义行径今天仍在该地区继续，并在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残酷和有些时候是不太适当的报复性措施常常尾随而至，这些措施一般是违反国际法和造成重大平民伤亡的。

迄今为止，中东地区的暴力恶性循环仍在继续。必须逆转这一趋势。绝对有必要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所有国家和组织都必须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并共同反对这一罪恶。此外，所有有关各方应该为实现和平解决该地区冲突而作出真诚努力。如果不是因为巴勒斯坦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某些国际恐怖主义行径很有可能不会发生，这样说不是宽容国际恐怖主义。

自从以色列国防军发起所谓“加利利和平行动”以来已经4年多了。自那以来，邻国黎巴嫩微妙的社会和政治格局已进一步被肢解。流血事件扩散，新的敌意公开化，政治温和派受挫。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在动荡中想要在黎巴嫩南部建立和维持一定程度的秩序和稳定。几个月前，瑞典政府同意增加我们参加联黎部队的人员。这不是轻而易举的决策。联黎部队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充分履行其任务。我们出于对黎巴嫩南部人民的声援和因为我们特别重视联黎部队在十分困难情况下所起到的稳定和缓冲作用，我们同意了秘书长的要求，我们呼吁有关各方同联黎部队进行合作。我们还要向安全理事会成员呼吁，特别是向本组织的所有成员呼吁，要求他们对维持和平部队给予政治和财政上的充分支持。

联黎部队自以色列1978年利塔尼行动以来的职责时常被人说成是含糊。但是，要求以色列部队撤回到国际边境以内的规定没有什么含糊的。这点仍然没有得到执行。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继续军事存在是不能为人所接受的。这是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这是违反安全理事会一再呼吁的。我们认为，这是该地区持续恶化的紧张局势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紧张局势本身就限制了联黎部队作为有效维持和平部队的可能性，而联黎部队是应该能够有效维持和平的。对以



色列的敌意行动在不断增长。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局势难道有利于以色列吗？难道从长远观点来讲，在加利利的以色列集体农庄和小型合作农业定居点会比5年前更安全吗？

类似瑞典这样的国家能够对中东不幸的冲突的解决所作的贡献显然是十分有限的。然而，多年来，根据请求，瑞典派出了调解人员、特使、仲裁人员、军事观察员和维持和平部队。

我国代表团祝贺埃及和以色列决定在塔巴领土问题上采取仲裁方式解决。仲裁是和平解决争端的工具，可以更为广泛的利用。仲裁法院的主席将是一名瑞典的法官根纳尔·拉格尔格伦先生。因此，他成为许多应邀帮助解决与阿以冲突有关的问题的瑞典人中的最新一位。在他之前提供此类帮助的包括贝纳多特伯爵，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雅林大使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与工程处总干事赖德别克先生。

最后，我要强调，联合国必须继续根据国际法原则和此类基本的准则为寻求我上述谈到的解决方法提供帮助。不仅如此，联合国应努力促进这一和平进程，为使有关各方进行直接谈判提供有利的构架。联合国也许可以帮助有关各方打破至今为止妨碍问题得到解决的政治禁区。召开一次联合国的会议可以成为这种构架。我们认为，有关各方将会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和联合国的潜力。

科尔霍宁先生（芬兰）：在近40年时间中，中东问题一直是使联合国特别关注的问题。在这些年中曾几次爆发战争，但战争之后却没有出现和平。暴力的循环已导致军备竞赛扩大，该地区引进了更为尖端和更具破坏力的武器。中东局势依然最为持续地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

国际社会曾以不同的方式和平解决这一长期危机，使我们遗憾的是，这些努力都失败了。目前没有进行任何认真的谈判，然而，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实现和平与持久解决。

安全理事会的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为和平解决提供了基本构架。芬兰政府认为，这些早已确定、几乎得到普遍承认的原则依然有效。因此，通过武力获取领土是不允许的；以色列必须从其1967年以来占领的领土上撤出。同时，必须保证以色列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在安全和得到承认的边境内生存的权利。

不仅如此，必须保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他们实现民族自决的权利。这首先就要求允许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民族愿望的最重要的代表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权参加在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总构架内就他们自己未来举行的谈判。

必须解决这一冲突的核心——即巴勒斯坦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成为任何全面解决的组成部分。

妨碍实现全面解决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以色列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非法行径。以色列继续推行其定居点政策，将其司法权扩大到戈兰高地，非法的改变三种伟大宗教的圣城耶路撒冷的地位。芬兰同国际社会一道谴责这些行径。

在黎巴嫩存在的不幸暴力循环依然继续。黎巴嫩已成为由中东尚未解决的基本问题造成的所有争端和冲突的不幸受害者。为实现黎巴嫩民族和解所作的几次努力均告失败。各武装派别之间的战斗已使成千上万无辜平民的日常生活变成无穷无尽的苦难。我们敦促所有各方避免在内部或跨越国境进行进一步的暴力行动。黎巴嫩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主权必须得到尊重。所有外国军队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撤出，以便恢复黎巴嫩对自己在国际承认的边境内的领土的权威。

根据自己中立的政策，芬兰在中东各存在争议的问题上采取公正和和解的立场。因此，我们同所有有关国家、包括这一争端的最直接有关各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们准备毫不动摇的继续这一政策，以便维持中东冲突所有有关各方对我们的信任。

中东瞬息变化的局势对联合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联合国有责任对冲突各方提供自己的服务，支持有关各方旨在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所作出的努力。尽管谈判

解决依然未能实现，我们相信，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在该地区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创造和平而开展的维持和平活动所创造的条件应当得到各方充分的利用。

芬兰所提供的和平服务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就是从一开始就对联合国在该地区的维持和平活动作出并继续作出巨大的贡献。目前，芬兰参加了联合国目前在中东地区开展的所有维持和平活动，包括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该部队今年以来在持续和不断增长的危险情况下在黎巴嫩南部履行自己的职责。联黎部队开展活动的条件令人不能满意。尽管如此，芬兰依然认为联黎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东问题不仅影响着冲突有关各方，同时也影响着整个国际社会。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都没有中东地区的问题复杂、不象中东局势那样具有潜在的爆炸性。中东地区比任何其他地区都更为迫切的需要和平。

艾哈迈德先生（文莱国）：这个世界组织已经建立40多年了，联合国几乎在这段时间内一直面临“中东局势”这个人们所熟悉的问题的挑战。这个问题不仅在大会得到讨论，同时还在区域和国际会议上得到广泛讨论。在联合国主持下人们进行了许多努力解决中东的冲突。这些包括制订和平解决的各项原则和构架，这些在历届大会上一再得到重申。

然而中东的事态发展并没有改善。由于以色列的侵略和扩张政策，中东局势特别是黎巴嫩和被占的阿拉伯领土仍然是爆炸性的和多变的。

以色列继续阻止公正和全面解决的一切努力，选择了侵略和显示军事力量的道路。

文莱国和国际社会一起谴责以色列继续占领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我们对于以色列巩固对被占领土控制的政策，包括建立以色列定居点的政策表示忧虑。这一行为违反安理会的决议，安理会决议宣布以色列在自从1967年以来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领土上建立的定居点都是非法和无效的。因此以色列必须无条件地放弃自从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拆除非法定居点，以便促进这个地区实现真正和平。

我们不需要在被提醒注意现实的基本事实，即如果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并允许他们于1947年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中东局势这一关键问题就不会成为国际社会的负担了。然而巴勒斯坦人不仅被否决了返回家园的权利，同时他们的根本权利，包括自决的不可剥夺权利也遭到否决。自从那时起，世界目睹了中东两个冲突实体之间发生的普遍流血对抗。战争还扩及邻近的阿拉伯国家。

人们客气地提到了这一局势，但是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中东局势的中心问题。安理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仍然没有得到执行。因此要想公正和持久地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主权利，包括建立自己独立和主权国家的权利。由于这场冲突的根源在于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被否决，因此巴勒斯坦人必须参加和平进程。因此，文莱国欢迎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的主张，让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冲突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同样身分参加。

然而文莱国同意秘书长在报告A/41/453和Add. I和A/41/768中所强调的意见，即在按照大会制订的纲领召开关于中东的国际和平会议这个问题上，仍然没有取得一致同意意见。以色列拒绝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吁。以色列拒绝遵守联合国的各项会议并且也拒绝在国际关系行为中遵守国际法和各项准则。以色列专心于对在黎巴嫩南部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肆无忌惮地显示军事力量。

显然以色列受到所有人的谴责。只要以色列不作出和解努力，中东就永远不会恢复和平。这一冲突还有扩散至地球其他地区的倾向，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公正和全面解决中东问题是一个具有重要国际优先性的问题。在这方面，文莱国支持秘书长所进行的一切努力以及联合国在这个区域所进行的维持和平活动，通过秘书长的努力，设想召开的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已经得到广泛国际支持。人们还希望，秘书长的不断努力能够公正地排除冲突各方之间的分歧。同时，我国代表团感到继续发挥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的不可缺少作用，遏制和减轻这个地区紧张局势是十分重要的。

我国代表团还认为，中东问题不应只由秘书长，有关的维持和平活动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来处理。我们作为联合国组织的会员国，有责任帮助这个和平进程，按照我们今天审议的各项决议，提供一个有助于使所有各方都在一起直接参加谈判的构架。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还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即应该利用安理会这一机构进一步寻求和平解决中东问题。我们希望安理会成员国审查和重申他们的立场，在安理会内进行合作，以促使中东问题早日解决。

戈尔-布恩先生（联合王国）：我很荣幸代表欧洲共同体12国发言。

几天前，在辩论议程项目35巴勒斯坦问题时，我们有机会详细地阐述12国就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冲突的看法，我们一直认为这场冲突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在不低估解决这场冲突重要性的同时，我今天只想概要的谈谈我们的明确立场，这是威尼斯宣言及其后续文件所规定的。9月23日我国外交大臣杰夫里·豪爵士代表欧洲共同体及其十二个成员国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重申，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公正、持久和全面地解决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他代表十二国向有关各方，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呼吁，用承认各自权利的办法打开和平大门。

我们一贯认为，对这场争端的任何解决都应以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和338(1973)号决议为基础，并包括该地区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有生存和获得安全的权利，包括该地区所有人民获得正义和巴勒斯坦人民获得自决权的权利，及其所涉及的一切问题。这些原则应该明确地为各方所接受。它们适用于必须参加谈判的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根据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和338(1973)号决议，我们认为以色列必须结束其自1967年以来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以色列及其邻国之间问题的解决必须以不使用武力和不允许通过武力获取领土的原则为基础。正如我们在过去的辩论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认为日内瓦第四项公约的条款适用于自从1967年以来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根据国际法，这些领土的任何地位和人口结构的改变，包括建立定居点都是非法的。我们进一步重申，以色列吞并东耶路撒冷，以及

它决定把其法律、管辖和行政管理扩展到戈兰高地都是违反了国际法的，因此是无效的。

继续不能给冲突找到政治解决办法所引起的暴力循环已经使寻求和平的努力更加困难。我们对这种暴力感到遗憾，不管它来自何方。正如我们在最近的发言中清楚地指出的那样，我们坚信，无论恐怖主义以哪一种形式出现，都是无法为其辩解的，并且不会有有益于其执行者声称要推动的任何政治目的。

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局势不是中东紧张局势的唯一焦点。在黎巴嫩继续存在的暴力和战争，政治解决黎巴嫩问题未能取得进展都仍然是我们大家严重关切的事情。在海牙举行会议的12国外交部长在6月27日的声明中明确地提到在贝鲁特影响到平民的暴力的升级，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暴力升级。这造成了各方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在哪里以及在蒂尔和西顿发生的此类战斗仍在继续。我们重申，有关各方需要克制，做出努力来结束当前的流血，使象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及工程处和国际红十字会这样的组织能够自由进行合作。

黎巴嫩的紧张局势的另一个根源是以色列部队继续占领黎巴嫩部分领土。这本身不但是不能接受的，而且它引起了更多的磨擦和暴力，使联黎部队不能部署到边境及完成安理会赋予它的任务。如果以色列部队不根据安理会的决议全部从黎巴嫩领土上撤走，就不可能解决联黎部队和南部黎巴嫩所面临的问题。12国对联黎部队的支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有力，其中3个国家还是部队提供国。我们重申，黎巴嫩的主权、团结、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我们同意秘书长在他今年关于中东局势提出的报告（A/41/768-S/18427）中所提出的看法，认为黎巴嫩的不稳定本身带来危险，带来了严重敌对行为暴发的危险。

谈到黎巴嫩，我们再次表示对这一国家的所有人质，无论是黎巴嫩人还是外国人的命运表示严重关切。我们本着人道主义，强烈呼吁尽早地予以释放。其中几个人质是共同体国家，包括我国的国民。我个人愿对亚历克·科利特以及约翰·麦卡锡的家属表示我的同情。亚历克·科利特勇敢的妻子正生活在纽约。

我们所关心的中东地区的另一个冲突，是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冲突。目前它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它所造成的人们的苦难，以及对双方人民的物质和福利造成的损失理所当然引起了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恐怖和痛心。双方继续对平民的袭击证明了双方无视关于军事冲突中人道主义法律的规定，(包括1949年日内瓦公约)这一令人不安的危险趋势。12国敦促两国政府表示出最大程度的克制，履行1984年6月向秘书长承担的停止蓄意对民用目标进行袭击的义务。我们与其他国家一道，强烈谴责在战斗中使用化学武器。这一证据已经为安理会3月21日的声明所接受，并违反了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此外，我们还对继续袭击悬挂并没卷入敌对行为国家，包括我国旗帜的船只的袭击。我们进一步强调，我们重视在公海上航海和进行商业的自由，重视遵守有关国际公约和法律，特别是那些有关民用航空和海运的国际公约和法律。

战争所造成的苦难和破坏延续的时间已经太长了。我们呼吁各方根据安理会今年2月份通过的第582(1986)号决议，立即停火，停止所有敌对行为，以及毫不拖延地把所有部队撤回到国际上承认的边境两边。我们敦促冲突双方立即抓住这一决议为和平所带来的机会，并遵守其条款。双方对秘书长表示的信任使我们感到鼓舞。我们进一步敦促他们利用秘书长的斡旋努力，我们重申对秘书长就这一问题进行的努力拥有完全的信任和给予全力的支持。

我们还特别意识到这场冲突的升级给邻国所带来的危险。我们呼吁双方进行克制并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

12国充分意识到该地区不同的紧张和冲突地点给国际和平所带来的更广泛的威胁。我们从而注意到了秘书长在今年有关中东局势的报告(A/41/788)中提出的看法。我们重申支持他为帮助找到和平解决办法所做的努力，重申我们准备为找到这种解决办法而竭尽全力。

阿德尼吉先生（尼日利亚）：关于中东问题每年一度的辩论痛苦地提醒人们看到联合国在为捍卫和平采取必要措施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年复一年，人们在联大上反复重申，中东依然是世界上最具有爆炸性的地区之一。造成一场地区和全球性冲突的各种因素不仅都存在，而且继续加重。一个民族被剥夺了自决的权利和家园；一些国家的领土被武力所占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断受到侵略；邻国处于交战状态，一场军备竞赛已发展到核程度；除了这些当地因素之外，大国利益还继续使得局势复杂化，使问题无法解决。秘书长在对本届大会的报告中称这一地区的局势非常动荡存在着普遍的不安全感。这一局势充满着爆发过去曾经爆发过的重大敌对行动的危险。更加令人担心的是这一地区尖端武器的数量，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任何军事冲突升级。在这方面，人们不能低估以色列掌握核武器能力的消息。这一事态发展突出了大国参与和直接对抗的危险，1973年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危险。

自从1974年参与中东问题以来，联合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努力绝不落后于其他问题上的努力。早在1967年就开始讨论的解决的原则，不幸的是迄今未能得到实现。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规定，建立一个公正、持久和平应执行两项原则：以色列武装部队从1967年6月冲突以来所占领的领土上撤走，停止一切交战要求或状态，尊重这一地区每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在安全和得到承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不受任何威胁或武力行动侵犯的权利。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重申了这些原则，呼吁各方开始执行这些原则。

因此，在国际社会一致要求以色列撤军之后将近20年，以色列继续占领着阿拉伯领土，这是实现解决的一大障碍。更加不能令人接受的是以色列企图改变被占领土性质的行动，这表明，以色列决心使它的占领永久化。以色列并吞耶路撒冷，宣布耶路撒冷为自己的首都，这特别令人不安。从联合国来讲，这种单方面改变耶路撒冷城的地位，改变它的地理性质、人口结构和机构结构的措施都是无效



的。然而，它依然是联合国所无法解决的一个挑战，因为安全理事会缺乏协商一致意见。

以色列公然侵略黎巴嫩的行径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入侵黎巴嫩，到处进行肆意破坏，煽动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大规模屠杀，这些都是对黎巴嫩主权的直接践踏，是造成黎巴嫩目前状况的重要因素。以色列部队的入侵破坏了联合国在黎巴嫩维持和平的努力。安全理事会应该严肃地注意到秘书长要求安理会成员集体和单独地采取紧急行动，打开由于以色列拒绝从黎巴嫩全部撤走它的军队而造成的僵局的呼吁，并采取行动。尼日利亚与黎巴嫩政府和人民有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在它们继续面临民族考验的时候，我愿向黎巴嫩政府和人民表达我国代表团的声援。

在1974年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一项单独项目列入大会决议之前，许多人表示相信，如果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得不到坚决的承认，中东局势就得不到公正、持久的解决。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民族自决，不受外国干涉的权利，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权利，每年都得到大会的重申。然而我们认为，以色列没有认识到巴勒斯坦问题在中东问题中的关键性。以色列不能牺牲他人的权利而实现自己的自决权利，就象以色列国不能牺牲其他邻国的领土完整行使自己的主权一样。关于以色列在被占区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罗列了种种旨在镇压和侮辱巴勒斯坦人，迫使他们流离失所，消灭他们的民族特征和愿望的政策和行径。这绝不会有助于所谓中东恐怖主义的问题。

尼日利亚一贯毫无保留地支持各国人民争取行使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我国代表团毫不含糊地重申，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家园、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合法斗争。我们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致敬，巴解组织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的困境已经得到全世界的重视。我们深信，巴勒斯坦人将会获得公正，他们是解决这一地区问题所不可缺少的因素。

中东问题的全面解决要求各方都加入和平进程。“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日内

瓦宣言”正确地强调了巴解组织同其他各方平等地参加关于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的权利。1983年，大会赞同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建议，邀请中东冲突各方，包括两个超级大国、其他有关国家和巴解组织平等地参加。大会一再重申了这一立场，包括1985年所通过的第40/186A号决议。其他重要的国际组织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不结盟运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1986年9月在哈拉雷举行的第八届首脑会议上讨论了中东问题。在它们的《宣言》中，它们支持召开一次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的呼吁。遗憾的是，我们在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中看到，反对召开这次会议的意见依然存在。然而，召开这样一次国际会议似乎是全面解决这场冲突，让有关各方，当然包括巴解组织参加的最佳办法。

因此我国代表团要求所有各方，特别是以色列政府在联合国寻找一项将会确保在中东实现持久和平的解决办法的努力中和联合国进行合作。除了一项议定的、全面的解决办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可行的替换性方案，因为一项议定的、全面的解决方法符合所有受到影响的人民的意愿，而且这样一种解决办法也将会确保该地区所有的人民和国家可以友好相处，生活在和平之中。

奥斯曼先生（索马里）：我国政府深感遗憾的是，中东的局势——长期以来它是该地区和世界紧张局势和不安全状况的严重根源——至今似乎仍然远没有得到和平解决。不管我们涉及到中东的任何问题，其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以色列建立在该地区阿拉伯人民痛苦基础之上的扩张主义，它毫无人性地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并对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各项决定和决议抱着蔑视的态度。

大会认为以色列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这一判断不是轻而易举作出的。它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以色列继续非法占领在约旦西岸的阿拉伯领土，它继续占领加沙地带和嫩巴勒南部并兼并了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因此，这种行径完全违反了国际法。以色列在这些被占领领土上存在的非法性还表现在它所实施的野蛮的军事行政管理以及它的建立定居点的政策，这些行径的目的在于改变人口的组成情况、体制结构和这些领土的地位。这些政策公然违反了《1949年8月12日内

瓦公约》，为在中东实现和平设置了严重的障碍。更有甚者，以色列顽固地否认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这就造成了在中东地区持续出现暴力和冲突的恶性循环。

我国政府强烈支持国际上所达成的一致意见：只有在巴勒斯坦人民能够重新获得和行使他们返回自己家园的权利、自决权、民族独立的权利以及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在该地区建立和平以稳定局势的目标才能够得到实现。

我们经常重申，巴勒斯坦问题乃是中东冲突的核心问题。然而，为了使这一判断成为切实的条件和积极的行动，我们已经花费了很长的时间。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除非能够表现出实施大会第3236(XXX)号决议以及其后重申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有关决议的各项条款的必要政治意愿，并且促进和遵循本委员会有关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各项公正和合理的建议。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安全理事会需要采取行动以支持大会有关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倡议。我们希望，安理会将不再继续推迟它对一个仍然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行使自己责任的行动。

毫无疑问，国际社会必须毫不含糊地继续揭露和谴责以色列破坏在中东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的企图。我们可以在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所实行的定居点的政策中清楚地看到这些企图——这些政策旨在阻挠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

对保护人权负有义务的国际社会还必须谴责以色列对其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进行肆无忌惮的大规模逮捕、折磨、迫迁、驱赶并破坏他们的家园。首先，国际社会必须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以外的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灭绝式的袭击的行径表示深恶痛绝——无论是以色列追捕巴勒斯坦的爱国战士还是袭击难民营。正象我们都了解的那样，以色列所进行的这些袭击完全是草菅人命并全然无视该地区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不能允许任何国家在不受到惩罚的情况下行使其无法无天的政策和侵略政策。我们希望，只要以色列一天不放弃其不妥协方针，各会员国就要终断它们同以色列的所有外交、贸易和文化关系。

我国政府充分支持联合国的各项有关决定和决议，这些决定和决议要求在以色列全部从它所占领的一切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撤军的基础上全面地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要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特别是在巴勒斯坦建立起自己国家的权利。我们还认为，在非斯通过并不断得到重申的阿拉伯和平计划是对和平进程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我们赞成各国普遍持有的这样一种观点，即召开一次有关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将使寻求中东实现和平的进程取得重大进展。然而，为了使这次会议更加有效，这次会议当然需要有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充分和积极的参与。

我们应当采取每一项可能促进中东问题解决的倡议，因为实现和平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冲突的状态持续越长，该地区的这个问题就更难以解决。我们希望，所有与这一问题有着最密切联系的各方都应当竭尽全力，以便为了该地区稳定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利益，公正和持久地解决这一问题。

穆罕默德先生（巴基斯坦）：大会现在再次审议中东的局势，这个问题继续包含着极大威胁的种子和在该地区造成更大规模的动乱的可能。

几十年来，国际社会不断表示它要公正和平等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局势的意愿，在这方面，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已经通过了有关尽早全面解决这一日益恶化冲突的许多决议。

随着决议数量的增加，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并没有减少，他们仍然被剥夺了行使自己基本和不可剥夺的自决权的机会。对于这一权利的剥夺仍然是中东冲突的核心问题，回避这一核心问题的企图只会增加紧张和困难。

四十年来，联合国已花费大量的精力竭力在这一被战火蹂躏的地区恢复和平与安全。阿拉伯各国已完全表明它们愿意根据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谈判达成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它们并且提出了各种建设性的全面建议。非斯计划就是这种努力之一。但令人遗憾的是，它们的积极态度并没有得到反应。相反，多年来

以色列的态度和行为却变得更加顽固不化。以色列坚持错误的认为，靠不断发动暴力和恐怖行径，它就可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和在中东地区建立霸权。以色列阻挠各种和平倡议的行为揭穿了它自己关于和平的谎言，并证实了——如果需要证实的话——它的扩张主义政策。以色列推行的是人们众所周知的侵略者的逻辑，它拒绝和平的建议，却指责那些遭受侵略的人们采取顽固态度。以色列所谋求的和平只是它自己的和平，是符合它的条件的和平。

以色列利用安全问题掩盖真正的问题。它所拥有的军事力量不仅可以防止该地区的任何可能威胁，而且成为它推行战争和扩张政策的工具，从而威胁别国的安全。在过去三十年中，以色列不时地向它的每一个邻国发起侵略。它掌握了庞大的军事机器，并声称有权划定广泛的安全边界，甚至在遥远的地方进行侵略。突尼斯就是最近的例子。

由于以色列执意要消灭任何遗留下的巴勒斯坦人的特征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中东这块被蹂躏的大地变得更为昏暗。这反映于以色列对流散在邻近阿拉伯国家的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所进行的侵略，以及对在被占领土上生活的巴勒斯坦人进行的镇压和骚扰。对黎巴嫩的入侵，在萨布拉和夏蒂拉的屠杀、袭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在突尼斯的总部、驱赶和骚扰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以及强迫出境和建立非法定居点等等都是这一政策的表现。这还表现于以色列企图摧毁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代表的巴解组织。如果以色列要谋求和平与安全，它就必须放弃上述政策。

以色列还必须放弃它在被占阿拉伯领土上的其他非法政策和行径，这些政策和行径的目的是要把这些领土并入一个大以色列。为了改变西岸、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的法律地位，以色列一直采取着无情的措施。它有计划地改变这些领土的人口组成和历史性质，这无可辩驳地表明它是企图逐步吞并这些土地，以建立非法的犹太定居点。西岸几乎 80% 的土地都被从其合法主人的手中没收。因此人们不感到奇怪的是，所有的和平建议，无论是谁提出的，都要求停止这种建立定居

点的行动。如果以色列真诚地希望实现该地区和平，那么它就必须放弃吞并政策。以色列的军事力量使它能够进行屠杀和破坏行动。但是，它无法使以色列动摇阿拉伯人作为主权和独立人民生活的决心。它也不可能迫使阿拉伯国家放弃公正和体面和平的要求。以色列应该知道，决心获得自由的民族是不可能被奴役的，决心独立的人民也是不能奴役的。

任何人民都不可能永远处于战争状况。以色列可以作出选择。它可以选择持久和平，为此就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否则它可以继续谋求它的脆弱安全，为此它就得同其阿拉伯邻国永远敌对并不断破坏这一战略地区的稳定。这将不仅给生命和物质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从而导致流血混战和痛苦，还将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如果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民和其阿拉伯邻国达成公正和体面的和平，它的孤立状况就可以结束。

联合国的各项宣言和决定为中东问题的公正和和平解决提供了真正和可行的纲领。在这方面，我们敦促根据1983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议所确定的范围早日召开国际和平会议。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在最近于哈拉雷召开的会议上强调：必须早日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并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考虑建立一个筹备委员会，由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参加，以讨论召开这次国际会议的有效方式和途径。我们完全同意：安全理事会为开始中东的和平进程提供的实际纲领，但中东的和平进程必须由冲突各方平等参加，并包括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并且不损害它们各自的立场。以色列应该站出来应付这一挑战。

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候已经来到。我们不应失去这一历史性的机会。必须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问题，这不仅有利于在这一高度敏感地区恢复和平，而且有利于维持和加强联合国作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工具的信誉。任何其他选择都是可怕到甚至不能想象的。

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我们再一次审议中东问题——将近40年来，这个地区的空前的不公正、冲突和潜在的灾难已经引起，并且实际上也要求国际社会加以注意。尽管在过去的40年里，无数的有奉献精神的为维护荣誉的男男女女通过这个组织和其它组织作出了坚定的努力，但是我们今天仍然面临这样一种局势：用我们秘书长的话来说，这种局势“仍然非常动荡”，并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实实在在的主要威胁。

毫无疑问，中东的矛盾根源在于以色列的政策。特别是在于以色列继续占领1967年以来以武力夺取的巴勒斯坦和其它阿拉伯领土；在于以色列顽固拒绝让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己的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而且也在于以色列一直并且继续推行人们不能接受的政策和措施——其目标不仅是在以色列占领军之下直接受苦的那些人，而且也针对附近的那些邻国，这些国家以自己的道义感和正义感决定应当支持和援助被剥夺权利和被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

国际社会已经多次寻求解决这种局势，以此来缓和中东地区的不断严重的紧张局势。但是，以色列公然狂妄地藐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一系列决议，不顾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批评，继续推行自己的政策——加紧对占领之下的巴勒斯坦和其它阿拉伯领土的控制，对那些土地被占领的人进行进一步的压迫，并且加紧对所有那些抵抗或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阴谋的国家进行侵略。

以色列决定把自己的法律、管辖权和行政权强加于占领之下的叙利亚戈兰高地，这仅仅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表明我谈到的这种扩张主义；吞并圣城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决定把这个城市宣布为以色列的“首都”，以及自那以来所采取的改变耶路撒冷的特点、人口组成及宗教和文化地位的措施，所有这些也是这方面的例子。尽管一再呼吁以色列放弃自己的政策，但是以色列继续推行自己的政策，把占领区的经济同自己的经济联系起来，以此来保证占领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以色列比对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更有利，这个例子进一步说明特拉维夫的战略是要把

这些占领区全部合并进一个更大的以色列实体。

以色列占领军进行扩张的最肆无忌惮和最具有挑衅性的行径表现在继续建立犹太人定居点，把巴勒斯坦国民强迫赶出这些地区。秘书长在最近有关中东局势的报告中对这些措施非常不安，他指出：

“……对于以色列在占领军进一步建立定居点所造成的后果，我感到特别不安。这是一个人们深切关注的问题，因此这比任何其它因素更使许多人怀疑，以色列是否真正愿意谈判一项要求以色列撤出这些领土的和平解决办法。”  
(A/41/768 第 3 6 段)

同这种“逐步吞并”占领区直接有关的是局势的明显恶化，因为这种局势影响到巴勒斯坦人——包括那些在占领区受苦的人以及那些在邻国作为难民到处流浪的人。秘书长在有关中东局势的报告中证实，“巴勒斯坦人民的处境仍然是一个国际上深切关注的问题，现在大多数巴勒斯坦人不是处在占领之下，就是流亡在外。”  
(第 3 4 段)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最近的报告披露了一些令人沮丧的事实，以色列当局对被俘虏的巴勒斯坦人进行越来越残忍和毫无人道的虐待，这种虐待是不能接受的，严重地违反了人权以及《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规定，这项公约明确的规定了一个占领当局对其占领之下的人民应当承担的义务。

此外，我们都还记得，1982年在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发生的令人恐怖的大屠杀，我们还应当指出，以色列继续对以色列边界之外的这些难民营和其它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挑动武装侵略和其它行动。我们还记得，以色列空军力量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突尼斯的总部进行残忍的袭击，并且在地中海上空劫持利比亚的一架民用飞机，蓄意违反国际法。

所有这些行动的目标不仅是加剧该地区本来就已经不稳定的紧张局势，而且也



进一步推行以色列的目标，企图全部消除巴勒斯坦人领导或组织的抵抗以色列非法占领巴勒斯坦这种人们不能接受的行径的各种形式的运动。

对这个问题采取的这种“最后解决”的办法造成了最大的悲剧，特别是因为采取这种办法的竟然是以色列人，它们本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一项“最后解决”计划的受害者。犹太人一直是这个世界上受迫害的一个民族。实际上，犹太人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它们世代所遭受的痛苦以及它们反对迫害的决心。在莎士比亚的剧中，夏洛克这个犹太人所说的犹太人的痛苦和被迫害的情况已经成了隽永的词句，夏洛克说：

“难道一个犹太人没有眼睛？难道一个犹太人没有双手、没有器官、没有身体的各个部分、没有感觉、没有七情六欲吗？难道犹太人不是象基督教徒那样吃同样的粮食、被同样的武器所伤害、遭受同样的疾病痛苦、用同样的方法来医治、同样在冬天和夏天里感觉到温暖和寒冷吗？如果你刺我们，难道我们不会流血吗？如果你呵痒我们，难道我们不会笑吗？如果你对我们下毒，难道我们不会死吗？如果你冤枉我们，难道我们不应当报仇吗？如果我们在其它方面也同你一样，我们就会在那些方面象你一模一样。如果一个犹太人冤枉一个基督教徒，他会采取什么谦卑的行动呢？报仇。如果一个基督教徒冤枉了一个犹太人，按照基督教徒作出的榜样，他可以宽容到什么程度呢？为什么不报仇呢？我要干的坏事是你教我的，这是刻骨的仇恨，但是我将比你教做得更巧妙一些。”（威尼斯商人第三幕）

但是以色列人似乎确不认为，或者说不相信，在他们心中燃烧的烈火今天在巴勒斯坦人胸中同样明亮和炽烈地燃烧着。如果说他们把夏洛克一段里的“犹太人”换成“阿拉伯人”，把“基督教徒”换成“犹太人”，那么他们就会感觉到——或者接触到他们巴勒斯坦表兄弟们呼声中的强烈的情感。因为谁也不能骗自己说，巴勒斯坦人民能在巴勒斯坦国土上建立一个独立和主权的国家之前，停止用自己的鲜血书写自己的历史，因为正如夏洛克对我们说的那样：

“我要干的坏事是你教我的，这是刻骨的仇恨，但是我将比你教的做得更巧妙些。”

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一再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危机的症结，并一致认为，该地区公正和全面的和平只能建筑在以下基础之上：

“……以色列完全和无条件地撤出所有被占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包括耶路撒冷，恢复巴勒斯坦人民所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返回自己家园的权利、不受外来干涉的自决权，在自己的国家领土上建立自己独立的主权国家……”

( A/41/697 英文本，第 77 页第 156 段 )

在中东极其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最令人警觉和沮丧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该地区外部的某些国家和势力——特别是美国所发挥的作用。美国对以色列毫无疑意的支持已经变成了一项战略合作协议，它向以色列提供现代化和高度精密的武器以及资金最终使得特拉维夫更加猖狂地推行我所描述的侵略和扩张主义政府。

如果任何一个大国卷入该地区——那怕是间接地卷入，都将不可避免地使得其他大国对此关心和卷入，尤其加剧紧张状态，使得已经极其复杂的局势更为复杂，使得寻求和平解决的努力更为困难。然而，必须迅速找到解决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进一步爆发敌对行动，避免这种发展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严重危险，尤其是在目前阶段，各种不同的区域和国际利益都在发挥着作用。

大会在 1983 年 12 月 13 日的第 38/58C 号决议中，提议召开一次中东国际和平大会。我国代表团已经把这一提议看做是在过去多年辩论这一问题中提出的所有提议中最具有希望的。这一获得不结盟国家充分支持的大会将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考虑到中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达成全面解决的必要性，这次大会显然需要所有有关方面都来参加，包括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然而令人心酸的是，尽管这一设想似乎在国际社会内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但仍然无法就召开这次大会获得协商一致，美国和以色列仍然对此持否定态度。

在这一问题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已经提议安全理事会

“审议建立一个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加的筹备委员会，以审议召开国际大会的有效方法和方式。”（A/41/697 英文本第81页第168段）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建设性建议，可以成为进行更充分的讨论，甚至是召开这次和平大会的坚实基础。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引证秘书长在关于中东局势报告中说的话：

“没有多少国际问题象中东的阿以冲突那样如此复杂和具有危险性，并直接牵涉到联合国的信誉和重要意义。这场冲突在递交给本组织之后已经存在了近四十年，这突出了取得全面解决的必要性。因此，国际社会和每一个会员国必须进行一切可能的努力，以紧迫地取得这种解决。”（A/41/768 英文本第39段）

我们敦促所有有关方面倾听秘书长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这种局势容不得半点拖延。

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自从本世纪中叶以来，中东一直是主要冲突的舞台，其中许多发展事态严重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这场冲突的特征一直是暴力无情地上升，紧张局势持续恶化。这场冲突没有地理上的界限，正在危险地扩大到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然而，中东问题的原因和起源多年来已经清楚地得到了确定。解决的主要内容，以及全面永久地解决问题的范围也已经得到了确定。中东所陷入的这场严重危机造成了动乱和悲惨的后果，它起源于一种难以容忍的不公正，而且就其后果来讲，这种不公正已经严重影响了该地区人民的命运。这种不公正就是对一个人民——巴勒斯坦人民的双重抢劫，即抢劫它的国土和民族权利。

这种不公正继续存在，其形式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利用恐怖和镇压手段来对付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内的阿拉伯人民，并对被占领土推行有系统的殖民化政策，夺取他们的资源，以巩固犹太复国主义对这些领土的控制，实现吞并，一再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

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还对该地区的阿拉伯国家推行强权和统治的政策，使得危机进一步恶化。去年，以色列的侵略范围扩大到了马格里布地区，使得危机进一步恶化。马克雷克地区的阿拉伯国家成了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武力和侵略政策受害者，约旦多次受到袭击，伊拉克的和平核设施被摧毁。在这之后，突尼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去年又遭到野蛮袭击，整个马格里布地区也遭到袭击。

犹太复国主义将威胁带到了地中海另一端，使得马格里布地区也受到马克雷克地区阿拉伯国家已经遭到的恐怖。犹太复国主义统治者企图以此建立一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新的先例，这证实了——如果说还需要证实的话——该政权无法无天、不顾正义的好战性质。

甚至今天，阿拉伯领土仍然被占，除了遭受武装的定居者和种族主义集团发动的恐怖和恐吓运动之外，这些领土上的人民受到越来越残酷的压迫。

被宣布为以色列“永久首都”的圣城耶路撒冷的情况正是如此。居住在圣城的阿拉伯人民遭到所有类型的暴行，而犯下这些暴行的狂热者却不受到任何惩罚，近几个星期发生的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加沙和西岸的情况也是如此，在那里，占领军在种族主义恐怖集团的支持下正在阿拉伯人民中散布恐怖；然而，尽管遭到报复、恐怖主义袭击、强行拘留和驱逐，他们继续反对占领者，进行了猛烈的抵抗，因而得到人们的钦佩和尊重。最后，在戈兰高地也是如此，居住在那里的叙利亚人民遭到旨在消除其阿拉伯性质和特征的令人无法容忍的措施，在那里，正在推行一项有系统地影响生活所有方面的犹太化政策。

黎巴嫩也曾经遭到带来破坏的也门的侵占，英勇的黎巴嫩人民迫使侵略者从他们大部分的领土上撤走。黎巴嫩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仍然每天遭到侵犯，这是不能接受的。

尽管安全理事会经过了许多决议要求以色列占领军无条件、彻底地撤出整个黎巴嫩领土，其部分领土今天仍然处于被占领的状态，尽管黎巴嫩南部每天遭到犹太

复国主义侵略军的袭击、进攻和轰炸，但黎巴嫩人民却显示出为维护自由和独立、恢复领土完整和重新建设团结而进行斗争的坚定决心。

一个民族的民族权利不能够因为被剥夺而被取消，特别是其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对这种权利的剥夺更不能意味着，另一方能够代表这一民族讲话。同样，根据国际法，用武力对领土的占领仍然是一种暂时的既成事实，因此，他不能作为采取任何旨在侵犯被占领领土的领土完整或使占领长期化的措施或行动的理由。

根据这些铁一般的事实，大会在十年之前决定采取唯一能够公正和全面地解决中东问题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将巴勒斯坦问题看成是中东问题的根源，并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一问题的解决必然涉及到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以及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无条件地撤出所有被占阿拉伯领土，包括圣城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

通过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事业的正确性并认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其唯一合法的代表和和平谈判中的必要的伙伴，大会决定履行其历史性责任，并尽一切努力确保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所有的民族权利。

三年前，通过这些努力，找到了处理整个中东冲突的唯一基础，这就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由所有冲突方面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的身分平等参加的国际会议。如果说这个会议尽管得到普遍的支持但至今仍未召开，这又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不妥协态度造成的结果，该政权用各种方式表现出他对旨在实现中东问题公正和全面解决的任何和平倡议的敌对态度。

中东冲突继续存在，并扩散到其他地理区域，从而越来越引起人们的不安。这表明，中东局势正在恶化，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极大的危险。全面最终解决这场风波的需要更加紧迫。

根据《宪章》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使命的安全理事会在这一方面负有特别责任。组织和召开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的基本任务已经委托给安全理事会，这使他有对促进中东问题的公正和全面解决作出决定性的贡献，从而恢复其本身

的权威和信誉。 我们仍然愿意相信，安全理事会将证明能够满足中东人民的期望，并施加充分的影响，以便恢复世界这一敏感地区的和平。

哈米德先生（苏丹）：中东局势是我们今天辩论的焦点。 在这一方面，我要提及这个星期我在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期间在这个大会堂所作的发言。 我们重申我们当时表示的态度。 在座的大多数成员的这一态度是相同的。 这种态度几年前得到大会的赞同，并每年得到重申。

这一态度承认，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长期问题的核心。 他承认，除非中东问题得到解决，否则改善中东局势就没有希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世界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绝对必要的条件。

我国代表团赞成载于文件 A/41/768 中的秘书长最近的报告。 我们同意他的看法，特别是对阻挠根据 1983 年日内瓦宣言的建议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的困难的看法。 我们希望，应该继续为此目的努力，并对以色列和其盟国施加一切必要的压力，以排除他们在实现该地区公正与持久和平的唯一的道路上人为地设置的障碍。 \*

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包括其常任理事国能够建立一个筹备委员会，为召开国际社会急切盼望的国际会议作准备工作。 我们还希望，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的所有有关方面将能够平等地参加这个会议。

如果有实现和平必不可少的真诚的政治意愿，并且言行一致，那么，尽管阿以冲突错综复杂，在中东建立和平并不是不可能的。

和平的必要条件是：第一，以色列必须撤出它自 1967 年 6 月 5 日以来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戈兰高地，西岸和加沙地带。

---

\* 副主席奥斯曼先生（索马里）主持会议。

第二，在被占领领土之外的巴勒斯坦人必须能够行使返回自己家园和在自己领土上建立独立国家的基本权利。

第三，尊重该地区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包括其在和平中生存于得到承认的安全边界之内的权利。

我们认为，秘书长报告中所提的这些要点能够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一个基础。

大会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以推动和平进程，并帮助等待已久的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同时，必须改进被占领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物质、人道和社会条件。

我们只想阐明上述观点，并补充一下我们在关于巴勒斯坦的辩论中所发表的观点，巴勒斯坦是中东冲突的实质和核心，对世界和平与安全具有严重的影响。

迪亚塔先生（尼日尔）：中东地区继续是紧张局势与对抗的场所，这种形势四十年来给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带来巨大损害，他们一直未能经历任何稳定的和平与安全，这些因素是绝对必要的，能够使这些在那里产生的年轻的国家能够坚决致力于完成国家建设的任务，甚至为自己的人民建立一个繁荣的未来。

确实，象很多非洲与亚洲国家一样，该地区的很多国家人民一直是长期殖民占领的受害者，这种占领在很多方面不允许他们充分实现自己的合法要求。他们很难重新取得自己的政治主权，并开始建立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而不是面临着由以色列战争态度与行为所造成的连续的战争，这些战争造成了大批人类生命的死亡和不可估价的物质损害。

我国只能对在中东继续存在的完全不稳定形势深感关注。感到关注，是因为那一地区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经受着很多痛苦，而我国和我国人民多年来一直能够与他们建立很多文化与贸易联系，使我们建立起友谊和相互尊重——这种感情由于共同的宗教和经过考验的真正的宣言而继续增长；我们感到关注还因为中东从地理上讲是一个战略地区。在那里任何破坏或不稳定的出现，不仅会给地区和平与安全、而且会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严重后果。

如果说本组织自建立以来一直仍然在处理这一重要问题，这不仅是因为该地区几次出现破坏和平的现象，而且是因为以色列制订和保持了一条侵略与扩张的政策，不断粗暴地违反国际法原则国家间关系适用的行为准则，而且他最终拒绝执行安理会与大会就中东问题通过的决议、以及应对《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义务。

实际上，自1967年战争以来，以色列占领并继续占领阿拉伯与巴勒斯坦领土，并且尽管遭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谴责，却吞并了圣城耶路撒冷，以便使之成为其首都。为了更好的支持其扩张主义政策，以色列还在被占领领土上建立了定居点，秘书长在其今年提交的关于该问题的出色报告中正确的强调了这一点：

“…这一行为引起了深切的关注，并且首先使我们怀疑以色列会准备进行谈判，以解决冲突，使之被迫从这些领土上撤出”。

同样，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上一直不负责任的试图恐吓当地居民，强行推行自己的法律、管辖和行政，并犯下了一切形式的对人权的违反行为，包括从任意逮捕、监禁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居民——因为他们为自己领土的自决与自由而进行斗争——到每天实行的侮辱、欺压和其他惩罚性措施，以图损害当地居民的尊严与自尊。

今年，人权委员会再次处理和最明确的谴责了那些不断出现的对人权的破坏行为，以及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上的一切行为。

我国代表团多次指出，以色列对该地区的人民表现出如此侵略的态度，不尊重和完全无视国际法，表现了对本组织的傲慢，其意图主要是阻止巴勒斯坦享有基本的权利——该问题是阿以冲突的核心。确实，巴勒斯坦人民被以色列剥夺了领土，被迫生活于流亡或难民营中，遭受着各种气候、不同的疾病的影响，不得不生活于任何人难以忍受的不安定化的环境之中。

巴勒斯坦人民正在生活于真实的煎熬之中，任何相信正义与平等的个人和国家都不能答应或任其永久存在。因此，对解决中东问题负有特殊责任的本组织，必须进一步动员其努力，对以色列的挑战作出反应，不仅最终结束巴勒斯坦人民的



苦难，而且必须恢复自己在强迫会员国尊重其有关决定与决议方面的威严与信誉。迎接这一挑战意味着迫使以色列完全和无条件的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承认巴勒斯坦事实、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家园与在那里建立自己民族独立国家的权利。

重要的是，对该地区不稳定形势负有完全责任的以色列必须尽快面对现实，即只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和基本权利得到充分考虑与承认，该地区才能够实现任何和平进展。

我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向巴勒斯坦人民表示致意，四十多年来尽管忍受着艰难与痛苦，他们没有失去勇气与希望，一直在其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坚定不移的进行斗争，以恢复其基本权利，和再次在自己领土上生存。因而忠于其一贯的政策，将继续提供积极支持与声援，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然而，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目前对阿以冲突的和平、公正与持久解决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大会表示了其信念，即只有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才能使我们实现理想的目标——这一会议使所有有关各方在平等基础上参加，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的有效参加——从而制订了一份可接受的开始谈判的文件，其主要内容必须是巴勒斯坦问题。

秘书长在今年提交的关于中东局势的报告中，再次告诉我们，特别是在会议的范围、日期和根本的参与会议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分歧。

我们认为，尽快消除这些分歧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们恳求所有有关方面尽最大努力，表现出坚定的政治决心。为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本组织的宪章赋予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作用——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完全承担起来，以为进行谈判确定纲领，这一纲领应当得到所有有关方面的接受，从而导致全面解决这一存在已久的危机，这种办法应当是我们非常满意的办法。

最后我们愿意对秘书长不懈的努力表示感谢，他努力使该地区灾难深重的人民能够重新生活在和平环境之中，以便使他们的经历和丰富想象力用于建设自己的国家并使之繁荣，这些国家对于人类共同遗产已经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不能忽视的。

法里斯先生（民主也门）：大会每年都审议中东局势问题。我们在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上又一次审议这个问题，正巧赶上国际和平年，这使我们有理由对联合国的有效性抱乐观主义态度。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达了联合国作为谈判和对话是最合适的场所的重要性之后，在重申了使联合国重新发挥作用并加强效率以便处理国际或区域性问题的必要之后，我们又审议这个议程项目。

我们又一次发现，已提出了中东局势正在恶化的客观现实，以及种种事实，这些都将写入大会将通过的决议之中，但大会又不能使这些文字变为行动。这就是现实，尽管我们对联合国充分信任，并和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一样抱有巨大希望，我们希望能够看到联合国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这对于解决我们世界国际和区域性问题是必要的，然而，我们都知道大会通过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将和前几届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在内容上别无二致，并仍将不能付诸实行。

我们对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继续占领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并出现的中东形势严重性以及紧张局势必须升级和不稳定状况表示深深的忧虑，这是由于以色列在该地区推行扩张主义的、侵略性的定居点政策，该政策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我们重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重申阿以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巴勒斯坦问题，这也是中东危机的核心和关键。我们重申，如果不无条件地、全面从被占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撤退，就不可能有公正、持久和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而后者将保证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返回家园和自决的权利，以及在自己国土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没有这样一种解决方案，中东将既不安全也不稳定，该地区的形势将继续恶化，从而威胁国际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然而，我们继续看到的是秘书长在其1986年10月29日的报告(A/41/

768) 中所描绘的不祥的局面，在提到中东形势的时候他说：

“实现在中东公正的和持久的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前景仍然难以捉摸。”

(A/41/768, 第10页, 第33段)

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不祥的局面呢？为什么大会的决议不能执行呢？显而易见，原因是由于这些决议总是遭到以色列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拒绝，它们无视国际意愿和联合国的存在，能与他们媲美的只有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以色列对国际合法性进行挑战，并拒绝和蔑视联合国决议，另一方面，以色列本身又是通过1947年一项联合国决议而成立的。

以色列通过其扩张主义和侵略政策，证明以色列没有和平的愿望，也不想看到中东地区恢复稳定与安全。这已经得到大会决议的证明，决议说以色列不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不履行《宪章》中的决议。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以色列的侵略性只不过是犹太复国主义帮恐怖主义的自然延伸，这些恐怖主义活动包括在托管时期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的恐怖主义行为，以及后来在被占领领土内外对坚强的人民进行的罪恶压迫和恐吓，还有以各种方式在占领黎巴嫩的过程中，进行国家恐怖主义活动，针对这个国家进行侵略，侵犯突尼斯的主权，并大搞空霸活动。

我们怎么能期望以色列以及最近刚当上以色列首相的恐怖主义分子沙米尔遵守联合国的决议呢？沙米尔本身就参加了在1948年屠杀伯纳多特伯爵的活动，并使用他的恐怖主义才干领导了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军事活动。

以色列的政策及其侵略性清楚地表明了以种族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犹太复国主义。这已经由大会一次历史性决议证明了，该决议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

比勒陀利亚政权和特拉维夫政权之间的联盟，以及它们紧密的关系和对巴勒斯坦和南部非洲的当地百姓的非人道行为都是基于这些种族主义干下的。它们都遵循一个定居、扩张主义、占领、侵略和对邻国进行国家恐怖主义活动的政策。

已经变得极为清楚的是，如果没有华盛顿提供的支持，那么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的这两个种族主义政权就不可能继续蔑视国际意愿，也不可能继续推行一个种族主义、占领和侵略的政策。

美国政府不仅给以色列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援，支持以色列继续在中东推行其政策，并继续蔑视联合国的决议，而且，美国还尽其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一切可能，从各个领域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以达到它的目的。

除了进行鼓励以色列继续在该地区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战略合作以外，这种合作破坏了旨在实现一个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努力。

美国还不断使用否决权，以保护以色列，并防止安全理事会担负其历史责任，防止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对以色列实行制裁。美国还在以色列冲突的所有方面，承诺支持所有以色列的政策。

根据联合国决议，在联合国主持下，由所有各方参加，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这个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参加的关于中东和平国际会议仍然是公正、全面和和平解决该地区问题的唯一形势，和唯一有效的道路。

有必要在安理会内建立筹备委员会，并使常任理事国都参加这一委员会。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将有广泛的国际支持。然而，美国政府根据特拉维夫统治者的愿望，试图破坏所有旨在召开国际会议的努力，从而使得联合国不能解决问题，并试图单方面地提出部分解决办法，以便使其战略上的盟国以色列感到满意，并为以色列的利益服务。

因此，当美国仍然极为盲目地采取偏向以色列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如何能期待它能对公正地解决问题作出贡献呢？当联合国对该地区的政策的基础是由华盛顿的犹太复国主义游说活动集团决定时，我们如何能请它对冲突采取不偏不倚的政策呢？

很明显，中东局势的这些基本事实不会改变，美国对该区域的政策也不会改变；它只能增加对阿拉伯各国人民的事业和作为该区域主要问题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

的敌意。因此，我们完全相信，人民的事业终将是要获胜的。不管占领军、种族主义和侵略的势力是多么强大，我们相信，巴勒斯坦人民将获得胜利。我们相信，联合国的决议将得到实施。

法尔塔斯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正象我们每届会议都得讨论巴勒斯坦问题一样，我们在这里再次讨论中东局势。 这些问题是分为两个项目来讨论的，这是两个独立的问题，因为权利的性质和有关的方面是不同的。但是尽管这些不同点，这两个问题又属于两个方面的问题。它们在组织方面的密切相关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我在这里指的是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由于阿拉伯遗产的共同命运的性质和关系，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关键。但是中东问题实际上只是以阿冲突的一部分，也是该冲突的伸延。

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我们都目睹了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扩张主义阴谋，这一阴谋不只限制于巴勒斯坦，也扩大到邻国。

犹太复国主义的扩张主义在一开始是采取农业定居点的形式的，现在它已到达了第二阶段，称之为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声称，这只是其成员在文化上和宗教上的重新组合，但是它在1948年的重新组合已经成为一个好战实体，由于这一实体以及殖民势力的支持，联合国大会在1947年11月29日开始的第二届大会已通过了第181(II)号决议，即现在所说的分治决议，从而使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殖民现象之一带上了合法性，当年塞勒斯皇帝和拿破仑的扩张主义对此都望尘莫及，并最终导致了《贝尔福宣言》。

用历史上任何标准来衡量，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是19和20世纪的殖民主义和欧洲扩张主义的产物。对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建立进行客观的分析使我们相信，在阿拉伯民族的中心建立这一实体是殖民主义扩张进程的产物。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18(II)号决议后，犹太复国主义实体通过本·古里安宣布，它不再承认这一决议，因为它使扩张主义和那里的人民思想上所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精神受到限制。本·古里安说：“联合国的这一分治决议不值得感激。”

对分治决议采取不承认的态度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意图和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领导人的扩张主义计划要求，他们在巴勒斯坦获得一席之地，然后他们可以进一步吞并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

古里安于1947年11月15日直言不讳地说：

“当我们占领一千或一万杜纳姆时，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这本身是目标，而是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强大起来，并使得我们能获得所有属于我们的领土。”

古里安并没有确切地指出他所谈论的是哪些领土。但是他在另一次讲话中说：

“关于边界，这些边界可以改变。在《圣经》中根据法律改变了边界。关于边界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规定。没有明确确定的地理边界。”

古里安和以色列政府司法部长罗森在一次谈话中说：

“罗森：边界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不可忽视。”

“古里安：任何事情都是可能办到的。如果我们决定不谈到确切的边界，就不存在强制性的问题。”

“罗森：但是，这是一个义务问题。它是一个法律问题。”古里安回答说：“法律是人们决定出来的。”

这个对话摘自1949年的一本题为《首批以色列人》的书，第18页。

继古里安之后，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现领导人沙米尔说：

“以色列没有从任何合法的拥有者抢走财产。我们解放了我们于1948年接管的国家。我们并没有吞并它们，我们并没有吞并属于别国的领土。”

首批以色列人的这个战略今天仍然触目惊心。犹太复国主义的学说认为，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应该聚集到这一块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土地上。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依据。犹太复国主义的实体是在侵略、占领、非法和恐怖主义的条件中建立起来的。

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以后，它就竭力推行其扩张政策。在第二阶段，它占领了奥姆拉什拉什，它们在希伯来语中把它称作埃拉特。它们还占领了亚喀巴湾的通道。然后在1956年，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又和联合王国以及法国串通一道，它们占领了埃及的领土，以便拥有通往红海的出口和保险的通道，而红海的主权是属于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两个国家的，红海并没有超过法定的12海里的界限；实际上，国际法指出，领水的范围是6海里。

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在1946年严肃地讲过，它可以利用单方的解决办法以便继续实施其扩张主义。因此，在1986年，有人问过，是否英国反对以色列占领西岸。这就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准备侵略外约旦，即使约旦并没有卷入这场战争。但是本古里安并没有实施它这项计划，因为它在这场侵略中没有得到其帮凶的支持。本古里安只好把这项计划暂时放在一边了。

1967年，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宣布对埃及进行军事进攻。它占领了加沙地带、西岸和西奈以及戈兰高地。因此，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得以占领所有的巴勒斯坦土地。它根据所谓的历史权利和宗教法，用希伯来文来命名它所占领的这些山脉、峡谷和城镇。以客观和坦诚闻名的法国报纸《世界报》在1968年刊载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本古里安曾经要求法国总统戴高乐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占领西岸的领土，因为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对这些领土所抱的意图就是它们外交政策的基础。

当有人问到阿里·沙龙有关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边界的时候，他说以色列的最后一辆坦克车停在哪里哪里就是以色列的边界。实际上这些坦克车停在戈兰高地、西岸和西奈。

在1956年，本古里安第二次实施了占领塔巴的计划。在第二次占领塔巴之后他说，如果我们要使这个地区中立，那么我们就把这条运河置于国际的控制之下，如果以色列能够控制埃拉特的通道的话，那么这个地区就是塔巴。如果我

们能够解除西奈的武装的话，那么中东的所有的力量均势就会发生变化。这就意味着，塔巴地区对本古里安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供旅游的旅馆，而是一个重要的靠近奥姆拉什拉什的基地，而这个基地是据埃拉特很近的。这就是本古里安所说的中东力量均势的基本改变。

我们可以在同样的基础上看待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的戈兰高地的占领，在那里以色列公然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465(1980)号决议，建立了41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定居点，而该项决议指出犹太复国主义的定居点完全是非法的。与这项决议背道而驰的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宣布，它兼并了戈兰高地，并且把犹太复国主义的法律应用于该地区的叙利亚人。然而，这是一项叙利亚人民拒绝接受的政策。

以色列的侵略军还数次占领了兄弟的黎巴嫩。1981年以色列侵略军来到了贝鲁特大门，这是阿拉伯世界思想和文化的人民首府，侵略军开始用大火和炮弹和这个城市开始了“对话”。这场侵略战争使8万人丧生，80万人无家可归。以色列每天都在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继续进行一系列侵略活动。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想促使黎巴嫩非阿拉伯化；它要使黎巴嫩放弃它对阿拉伯所承担的一切义务。但是英勇的黎巴嫩人民进行了奋力抵抗。这就是为什么充满决心的黎巴嫩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企图通过武力强加给它的协议。黎巴嫩人民要彻底推翻这项协议；并宣布拒绝犹太复国主义的占领。黎巴嫩为重新获得其自由和主权在继续进行着斗争。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仍然试图对黎巴嫩人民进行报复，因为他们拒绝接受犹太复国主义的协议。实际上，黎巴嫩人民的这一立场是符合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所有决议的精神，其中包括安全理事会的第427(1978)号决议，这项决议要求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立即从得到国际承认的边境线上撤出它的军队。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没有遵守任何这些协议，并建立了为它所用的一支南黎巴嫩军，以便在所有兄弟的黎巴嫩土地上播下分裂和恐怖的种子。



在迄今为至的10年的时间里，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军一直控制着黎巴嫩的平民，在黎巴嫩南部，犹太复国主义者任意闯进黎巴嫩人民的家园、他们的学校，在进行这些行径的时候，他们连老人、妇女和儿童也不放过。更有甚者，他们现在还逮捕宗教界人士和儿童。他们还焚烧田园、庄稼并进行了全世界都了解的其他情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所有这些都是与国际法背道而驰的，这些行径尤其违反了《1949年日内瓦公约》、《1909年海牙公约》、同时也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人权宣言》和国际法的各项原则。

因此，我们认为，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签订了战略协定，成为它的直接帮凶，因此要对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扩张主义行径负首要责任，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如果没有它从美国那里得到的支持和援助——这些援助包括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并在所有的机构中向以色列提供了一切支持，其中包括物质、贸易和其他方面——它是无法进行这样一场战争的。

这就是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无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它在继续其侵略性的扩张主义政策。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政策，大会才在1982年2月份的第91号决议中把这个实体称作是种族主义的，一个不致力于和平事业的种族主义的实体，并且大会在1975年的决议中把这个实体称作是种族主义的。

基卢先生（肯尼亚）：40多年来，中东局势的问题在许多国际会议上，在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中得到多次讨论。在所有这些讨论中，人们并未找到减缓那里的紧张或解决各种问题的办法。在所有这些问题中，理所当然的得到联合国的极大重视的问题是巴勒斯坦人的悲惨遭遇。今天巴勒斯坦人民的悲惨遭遇和最初一样仍然是严重的局势，它不仅危及巴勒斯坦人的幸福，而且危及整个世界的幸福。因此中东的动乱局势应是我们所有人关心的问题，因为它带来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

巴勒斯坦人不仅被赶出了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家园，而且被剥夺了返回自己家园和收复财产的权利，而另一个民族却一直被从世界各地带到这里并在被霸占和非法夺取的土地上定居。本组织即联合国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地区建立了以色列国，而

阿拉伯人地区却成了争议地区，因为它并未获得巴勒斯坦人的国家的地位。

值得回忆的是，1947年把当时托管下的巴勒斯坦分成阿拉伯和犹太人地区的决定并没有使巴勒斯坦问题得到令人接受的解决。分治引起了冲突以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战争的爆发。这一局势又由于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的到来而进一步恶化。这些人来这里的借口是回到以色列和在当时已成为以色列国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地区居住。但是，他们一来到这里就暴露了妄想建立传奇般的大以色列的巨大野心，他们把手越越的伸向了分治计划所规定的边界以外。

事态的这一转变引起了两个居住区人们之间的冲突，并且自那以来这一冲突使他们一直处于紧张关系之中，并不时地爆发敌对行动和战争。结果，不仅在巴勒斯坦而且在整个地区大量的生命和财产遭到损失。而且，许多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和财产，并被剥夺了返回的权利。那些留在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即留在现在以色列所占领的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却不断遭受着难以描述的骚扰、压迫和镇压。他们同样受到被剥夺自决和独立权的耻辱。我们认为，这一状况是那里问题的核心，它是威胁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寻到一个公正的解决。

令人遗憾的是，本组织一直未能解决中东的各项问题，尤其无法解决被赶出自己家园并被剥夺行使自己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悲惨状况。冲突在不断的扩大，现在以使整个地区陷入其中。现在人们已清楚地看到，无论是距离较远还是距离较近的国家都不能说它们可以免受由于巴勒斯坦冲突所引起的敌对行动的威胁。

黎巴嫩的不幸局势就是一个例证。以色列仍然占领着南部黎巴嫩，黎巴嫩的城市已成为战争的场所，那里许多的建筑物遭受了破坏，人们生命遭受损失，当地居民遭受巨大的痛苦。对于在突尼斯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总部的空袭是另一个例证，它公然地违反了一个爱好和平的非洲国家即突尼斯的领土主权。对于这些罪恶行径中丧失生命的无辜的男女老少我们表示哀悼，并强烈谴责这些行径。

根据国际法和公认的行为准则，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这些行径。

国际社会已经多次明确地表明不允许靠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夺取领土。肯尼亚完全支持这一立场。我们坚信任何国家都不能在牺牲别国利益的情况下为自己的存在辩解。我们认为，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有权和平与安全的并在国际公认和确定的边界之内生存。我们重申，只有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和建立他们独立国家的合法权利，才能实现该地区的持久和平。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中东地区的当前的紧张和冲突的核心在于巴勒斯坦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实现全面的解决，应包括该地区所有问题的一切方面。不实现这一解决，中东地区的局势将仍然长期处于日益紧张和冲突之中，它仍将继续日益恶化该地区各国间的关系，并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热切地希望，同问题直接有关的各方应认识到不解决问题可能带来的极大危险。我们认为各方如果为了实现公正解决而修正各自的立场，他们就可以避免上述危险。

就国际社会来说，必须竭尽一切努力实现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这一目标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人民负有责任，它必须继续全面的努力，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和和平解决。同样，国际社会还必须努力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正是本着这一精神，肯尼亚支持关于召开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的呼吁，这一会议应有冲突各方包括巴解组织和安全理事会的各常任理事国平等的参加。

国际社会多次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规定不得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获取领土。但是，以色列却公然地违反这项原则。国际社会一再重申，所有国家必须尊重不干涉和不干预他国内政的原则，并且尊重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

自巴勒斯坦问题出现以来，整个联合国系统一直全力以赴寻求解决所涉及的问题。然而，这些努力至今一直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复杂方面的问题。所有这些努力都受到了蔑视和顽固的拒绝。即使是大会最近通过的决议，也同前几年通过的一样面临同样的命运。我们必须毫无例外地履行我们根据《联合国宪章》所

承担的义务。 我们再次看到以色列干涉和侵犯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 肯尼亚尊重国际社会的原则，并且希望看到其他国家也同样地遵守这些原则。 在这一方面，我们完全赞成呼吁以色列从1967年战争以来占领的所有领土上撤出去，并且停止其不断侵犯黎巴嫩领土完整的行径。

在中东的其他地方，我们对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战争不得不表现深切的遗憾。 我们呼吁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听取理智的呼声，这样他们就能够同意制止战争。 在黎巴嫩，内战也同样造成了这个国家人民的巨大的财力损失。 应当寻找一个方法，在黎巴嫩实现和平与和睦。 在这一方面，该区域和其他地方的所有国家应当认真地坚持应当适用这种情况的不干涉的原则。

本努纳先生（摩洛哥）：有关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我们的各项报告告诉我们，该区域的局势日益紧张，这是因为以色列坚持占领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并且继续在这些地区推行惨无人道的措施，这种状况进一步增加了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威胁。 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中，我们看到：

“由于以色列推行的各项政策和措施，由于在寻求和平、公正、持久和全面解决的过程中缺乏进展，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和暴力继续增加，进一步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A/41/35第5段）

正如秘书长报告所指出的那样：

“只要不能实现这种解决办法，局势将仍然是不稳定的。”（A/41/768-S/18427第34段）

秘书长表明他对建立新的犹太人定居点越来越感到不安，他在报告中指出：

“我对以色列进一步在占领区建立定居点所造成的后果感到特别不安。这是人们深切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比任何其他因素更进一步使许多人怀疑

以色列是否愿意谈判一项要求以色列撤出这些领土的和平解决办法。”(第36段)。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权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指出，以色列谋求推行一项吞并、建立定居点、以及剥夺生活在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的权利的政策。

“从报告中提供的情况可以看到，以色列当局继续推行吞并和建立定居点的政策。”(A/41/680 英文本第5页)

这份报告接着指出：

“这份报告提供的情况表明，新的因素正在进一步加剧当地平民的困境。特别委员会对以色列政府进一步推行以色列当局所宣布的‘铁拳’政策所造成的暴力升级表示关切。”(A/41/680，英文本第5页)

毫无疑问，以色列并不想放弃自己的计划，其目标是强加一项造成既成事实的政策，并且阻碍巴勒斯坦人的合法事业，完全无视联合国的决议、世界公众舆论以及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深切关注。不结盟国家的首脑在第八届首脑会议上发表的最后宣言中也同样表明了这种关切，他们指出：

“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的继续占领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中东的局势进一步恶化，由于以色列扩张主义者继续在该区域推行侵略政策和措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严重的威胁，首脑们对此表示关切。”(A/41/697，第153段)

由于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并且坚持推行毫无人道的措施，造成了这种紧张局势的持续存在，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暴力行径的升级。报刊上最近报道了种族主义者在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占领之下的耶路撒冷进行的示威游行，这就再次证明了上面这一点。

极端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对阿拉伯人采取敌对行动并不是首次。调查以色列影响被占领土内人民人权行径的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强调了这一事实。摩洛哥谴责这些敌对行动，认为这些行动只能加剧紧张状态，阻挠所有旨在公正、全面和永久解决中东问题的努力。摩洛哥重申，支持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进行正义和合法斗争，以夺回被篡夺的土地和权利，包括在唯一合法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行使自决和在自己国土上建立一个国家的权利。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危机的症结，因此，只要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了权利，只要他们的土地被殖民化，该地区就不可能有永久的和平。因此，我们认为，任何在该地区建立公正、永久和全面和平的贡献必须建筑在以下基础之上：承认这些权利，以色列部队完全和无条件地撤出被占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包括圣城耶路撒冷。在哈拉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第八届会议的《最后文件》重申了这一点：

“……如果部分地解决办法仅仅局限于冲突的某些方面，而排除其他方面，那么只会使得中东的局势更为复杂和恶化；该地区公正和全面和平的基础只能是以色列完全和无条件地撤出耶路撒冷等所有被占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所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返回家园的权利，不受外来干涉地取得自决的权利，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一个独立和主权国家的权利……”

( A/41/697 英文本第77页第156段 )

在这个范围内，可以把非斯和平计划看作是一个有效和建设性的贡献，因此，它已经在联合国和不结盟运动等各个国际组织内获得了广泛支持。

1986年9月于哈拉雷举行的第八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最后文件中表示支持阿拉伯和平计划：

“国家和政府首脑们再次表示，支持1982年9月6日至12日在非斯举行的第十二届阿拉伯首脑会议通过的阿拉伯和平计划。”

该计划规定了一些适当的原则，作为中东公正和永久和平的基础。

只要以色列继续占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只要以色列继续在这些土地上继续进行不人道的行径，那么被占领土内外的阿拉伯人民的困境和苦难就将继续存在下去。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总干事在报告中告诉我们，关于这些难民的局势已经恶化，应该引起严重关注。工程处咨询委员会成员在发给总干事的一份电报中也表达了这种关注：

“委员会同样对巴勒斯坦难民、特别是那些生活在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难民面临的局势感到关注。”

摩洛哥和委员会一样，对巴勒斯坦难民、尤其是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难民所处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感到关注，并重申：第一，完全支持在不受黎巴嫩政府欢迎的外国部队撤出的基础上确保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二，完全支持工程处为减轻巴勒斯坦难民的苦难而进行的努力，直到建立公正和永久的和平，使得这些难民返回自己的家园，重新得到财产，并在自己唯一合法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一个国家。我们还希望，国际社会能够表现出更大的声援，巩固和支持工程处的活动，并提供必要的财政资金，使得工程处能够完成自己对巴勒斯坦难民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在这一方面，我要向工程处总干事贾科梅利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因为他为解决工程处面临的财政危机进行了努力。许多国家为帮助工程处解决财政危机作出了贡献，我们向它们表示感谢。

去年9月在哈拉雷举行的第八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敦促根据日内瓦宣言和大会第58/38号决议召开中东国际和平大会。这表明了他们极其重视这一设想，即召开一次中东国际和平大会，让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所有有关方面、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都来参加。然而，尽管这一大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存在着的分歧仍然使得它无法召开。秘书

长的报告反映了这一现象：

“从我过去一年进行的接触中，显然还没有就根据大会规定的方针召开一次国际和平大会达成协商一致。然而，召开一次国际和平大会的设想似乎正获得越来越广泛的支持……”

摩洛哥高度赞赏这些努力，并愿意向秘书长表示全力支持他在报告 A/41/215 中提到打算进行的磋商。我们希望，秘书长的努力将很快取得圆满成功，我们并希望所有旨在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努力取得成功。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中东局势和巴勒斯坦问题是两个严重的国际问题，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后者被正确地认为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秘书长的各种报告把中东危机精确地说成是在世界的一个十分敏感和战略性地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重大世界问题之一。

由于地理位置、传统和友好关系，并出于对该地区和人类安全的关注，我们极为关切地注视着我们地区的事态发展，因为始终认为，共同的命运把我们与有关的人民联系在一起。

我们再次对解决这一问题方面毫无进展和局势的恶化表示关注，内部冲突，集团对抗和个人暴力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令人遗憾的是，显然迄今为止，40 年来长期辩论的唯一结果是强调指出人的痛苦，这生动地表明，我们没有能力有效地处理一个存在的时间与联合国组织本身一样长的严重的世界问题。

由于直接关系到政治和经济方面，实现中东危机全面解决方面的失败就特别的严重。没有任何其他地区冲突对人类造成这样大的危险。

解决中东问题的要点是，根据第 242(1967) 和 338(1973) 号决议以色列部队撤出一切占领区，尊重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家园的不可剥夺权利，并充分承认



他们自决的权利，包括建立一个自己国家的权利。只有通过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有意义的谈判才能实现这一目标。遭到践踏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和恢复。

值此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之际，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斯皮罗斯·基普里亚努先生代表塞浦路斯政府和人民强调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斗争，并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解决。他说：

“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解决这一长期的问题，无疑将有利于敏感和爆炸性的中东地区的和平。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唯一合法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斗争是争取自由、公正、人民和尊严的斗争。象其他所有世界人民一样，巴勒斯坦人民有资格在一个他们自己的独立和主权的国家中享有这些权利”。

黎巴嫩、一个友好和邻近的小国的悲剧及其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的正义斗争受到我国人民的深切关注，立即恢复这一国家权利的斗争得到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的有力支持。

我们认为吞并外国领土是不能接受、不允许的。如果要公正和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执行安全理事会在这一方面通过的决议，该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自1967年以来用武力夺取的所有领土，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因此，必须结束对西岸、加沙地带、耶路撒冷、戈兰高地和黎巴嫩部分领土的占领，必须最终停止征用土地的政策。国际社会不能也决不会牺牲自己的原则，允许以侵略和占领的方式践踏其他人权利的做法。

人们什么时候才会懂得，安全不能靠武力、压迫、统治和占领？人们什么时候才会认识到，诉诸暴力只会产生暴力，人类生存的唯一选择是：睦邻友好、和平解决争端，在目前的问题上就是执行庄严的联合国决议和决定。

---

\* 副主席汤普森先生（斐济）主持会议。

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包括当然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的所有有关方面平等参加的中东问题国际会议，是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的最佳基础。我们对此表示支持，因为我们不仅认为应该利用一切努力，而且认为，尽早举行中东问题国际会议将对该地区目前的危机局势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对整个人类产生有利的影响。

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从各方面来看，中东是世界上十分重要的地区。帝国主义大国承认，该地区在其石油和其他矿物资源方面或在其战略位置上具有重要性。我们中东人到中东去并不是为了石油或利用其战略位置。我们在那里，因为我们一直在那里，当没有人知道该地区有石油并认识到其战略价值时，甚至没有人理睬我们。中东人民不是移民。对我们来说，中东只不过是我们的地区，而对那些要控制或要左右我们地区的投机分子来说，吸引他们来到中东的是其石油、战略价值和其他方面。

因此，解决中东局势的真正办法是在那里生活了数世纪的当地人民的办法；大会真正应当考虑的是这些人民的利益；而应当严肃考虑的是他们的论点和问题。对我们来说，中东这是我们的地区。因此，应当成为大会决定的焦点的，是中东人民，他们在那里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那里生存。

严重破坏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主要问题是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关于这一历史罪行应当谴责帝国主义大国，它们把我们地区变成冲突、对抗、战争与流血的中心。它们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恐怖主义的基地，不仅使数百万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而且破坏了我们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巴勒斯坦仍在被占领之下；而巴勒斯坦人民仍然在难民营中，渴望着返回家园，而那些占领着巴勒斯坦的人们却正在企图最终实现占领，使之看起来象一个既成事实。

为此，他们炮制了戴维营协议；其他人也制订了这些协议的不同文本。我们强烈谴责所有这些协议，认为它们是罪恶的计划，旨在为非法占领巴勒斯坦取得合法性。如果中东的主要问题来源于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大会上几乎每一个人多年来都这样认为——那么最大的错误将是容忍这一问题，让其把扩张主义的根子延

伸到我们地区。同样，任何旨在承认占领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基地的企图都是错误的和无效的——不管是否是通过国际会议的公开、隐蔽或事实上的承认——也不管是谁参加了这一会议——或者是其他条件的。这种承认是错误的和非法的。占领也同样是非法的，而不同力量集团参加这一讨论会也不能使其合法化。这个产儿是非法的；因此将之承认是错误的——承认也不能使之合法。我们对有关国家的真诚忠告不是让它们卷入只能使它们的问题复杂化和整个地区穆斯林的问题复杂化的局势。

巴勒斯坦有两个不同的方面。第一是它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园，巴勒斯坦人对自己的家园有一切权利，因而必须得允许返回家园并重新挂起巴勒斯坦的旗帜。无疑这必须是本组织的关注问题。而巴勒斯坦的另外一方面，是它是一个伊斯兰领土，不能以任何条件让给犹太复国主义篡夺者。它是一块圣地，孕育了第二个最重要的穆斯林圣所，决不能把这些圣所和土地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基地。每一个穆斯林都有责任作出努力并为解放这一圣地而进行斗争。在这方面，巴勒斯坦和非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具有同样责任。

如果大会、讨论会、会议和任何其他机构制订了一个计划，以达成一项与世界上穆斯林国家的伊斯兰责任相对抗的决定，那么该决定就不会具有法律效率，而且只能是进一步加重现有的创伤。该地区的穆斯林也从来不会承认，我们地区将会出现更多的动荡和流血。请你们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防止为在地区上承认这一基地的企图。

黎巴嫩的一部分仍然处于被占领之下，我们这一国际机构未能迫使犹太复国主义的军队从其占领的地区撤出。黎巴嫩的穆斯林人民仍然正在英勇地保卫自己，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昨天，黎巴嫩南部的一些地区遭到犹太复国主义飞机的轰炸。本组织必须承担《宪章》规定的责任，并采取必要措施，把黎巴嫩从犹太复国主义的占领之下解放出来。这一计划当然会使黎巴嫩穆斯林对本组织的信任复活，并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事业。

戈兰高地仍然处于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占领之下。人们充分理解，犹太复国主义的部队一直在试图用土地换取安全。这一交易永远不会产生作用。不可能利用任何人民的土地——绝对不是叙利亚人民的土地——来作为获得他们承认的筹码。另外，叙利亚的领土与巴勒斯坦一样是伊斯兰地区。因此，任何使该领土处于占领之下的企图只是为了计划使该地区穆斯林的危险与广泛的战争继续下去。如果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不愿理解这一点，那么那些认为中东是一个非常重要地区的人必须了解这一点，否则我们地区就永远不会有和平与安全。

最后，对巴勒斯坦实际占领的问题。我们世界上数亿穆斯林人，坚决致力于解放巴勒斯坦的事业。如果本组织愿采取客观态度，促进世界上的和平事业，就应当避免采取任何促成战争与动荡因素的态度。培养细菌而同时争取病人康复，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也是错误的。这样一个病人只能是死亡。联合国无法促进相互矛盾的事业。我向大会保证，很清楚，任何方法都不能使巴勒斯坦的占领合法化。因此，我们应当避免使用对犹太复国主义基地罪行无关的词藻，以图为之停止这些罪行奠定基础——从而绕过原来的观点：其非法存在。问题不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假实体是残酷的、恶毒的、侵犯人权的、侵略性、或其他性质的：问题是它必须离开，它必将离开。

我国代表团愿对秘书长在文件 A/41/768 中提出的宝贵报告表示赞赏。确实，就象报告中提出的那样：

“如果当前和平进程的僵局持续下去的话，该地区过去几度发生的严重敌对行为就有爆发的严重危险。”（A/41/768 第19段）

我只想补充一句，主要的敌对行为通过和平谈判本身是不能防止的；只有敌对行为的根源，即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得以排除才能防止。

确实，联合国的报告、文件、记录和现实都必须确定语调。报告的语言是符合现有的联合国文件的。但是，使联合国会员国惊讶的是，是黎巴嫩的穆斯林而

不是本组织的会员国或其决议把犹太复国主义部队打败和第一次从黎巴嫩驱逐出去。那些为保护自己领土而积极进行战斗，并成功地把犹太复国主义部队从黎巴嫩重要的一部分领土驱逐出去的穆斯林在本大会没有代表，因为他们不具有政府的地位。因此，联合国不能忽视这些人数在增加和力量在壮大的人正在为他们的事业而斗争，不管本大会或联合国其他机构作出什么样的决议和决定。因此，无论本大会作出怎样的决定，这是一个斗争将继续下去的特有形式。联合国需要注意到这一特有的局势。

最后，在美国的大众媒介具有重大控制力的犹太复国主义游说者，一直竭力地分离中东的阿拉伯穆斯林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们的办法是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出无端的指责。该地区的穆斯林一直没有受到这种分裂宣传的欺骗，他们知道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一直想通过这种办法来欺骗和愚弄公众舆论。

我们感到惊讶的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成功地使某些阿拉伯代表受欺骗了。他们在自己的声明中清楚地证明了他们的所做所为正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希望看到的那样。我国代表团劝有关人士不要中犹太复国主义敌人的圈套，提醒他们应该表示出更多的智慧和理智，不要按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大众媒介的调子行事。

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部队以及他们的支持者的全部努力，是要把国际公众舆论的注意力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转移到其他毫无根据和毫不相干的问题上，以便否认对巴勒斯坦的占领是中东所有问题主要根源这一事实。我们希望，那些天真的人不要为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占领巴勒斯坦作准备，这样他们将为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卑鄙地占领巴勒斯坦而服务。

关于这些指责的内容，他们除了大众媒介一再报道的指责以外一无所知，他们应该耐心等待，因为最终会真相大白的。

杜米夫先生（加纳）：在给国际社会长期造成严重挑战的突出区域性问题上，人们必然要一再提到中东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近40年来给中东冲突寻求和平

解决办法的努力仍然是海市蜃楼，虽然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作出了不懈和深刻的努力。冲突的持续已经使许多人丧生，给许多人，特别是仍然首当其冲的巴勒斯坦人带来了无可言状的艰辛和苦难。

确实秘书长载于1986年10月29日的文件A/41/768中关于中东局势的最新报告，使人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悲观。在报告中他指出：

“在阿以冲突中找到公正和持久解决办法……仍然无法实现。”（A/41/768第33段）

他还说到，虽然有关各方的领导人进行了双边接触：

“……当前令人震惊的是，仍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和积极的谈判进程……”（同上）

“……直接有关各方的立场仍相距甚远。能够对该地区建立持久和平给予至关重要的支持的大国也有分歧。”（同上，第36段）

报告还指出：

“……很清楚，根据大会规定的期限召开一次国际和平会议的问题仍未取得协商一致。”（同上，第37段）

秘书长用雄辩的语言指出，虽然

“……召开一次国际和平会议的想法似乎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以及在该地区各方和其他对解决这一长期冲突的各国之间的双边接触提出了一系列的程序建议。”（同上）

但是就会议的范围，其时间，特别是关于谁参加的问题仍存在着严重分歧。

在辩论的这个阶段，我国代表团并不打算详细地重复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为什么在一致认识到这场冲突的严重性之后仍不能够找到和平解决办法的原因。加纳代表团愿在此强调的是，不单纯是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在寻求解决冲突办法中失败了。归根结蒂，中东冲突的各个方面已经得到探索，并提出了必要的解决办法，

但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各方尚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意志来遵循这种解决办法。

然而，在我们不能就如何执行提出的办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那些处在这场长期冲突的大旋涡中的人，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承担着这场冲突的灾难性后果。我国代表团并不打算详谈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许多人民对此都非常了解。然而，加纳代表团打算强调被占领土上形势的某些有关和严重的方面。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A/41/35）和秘书长关于中东形势的报告都表明了被占领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上形势的严重性。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表明，“在慢慢地吞并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同时，镇压巴勒斯坦人民所有形势的抵抗，以及他们在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表达的感情。该报告还引证以色列——阿拉伯消息来源说：

“以色列占领军对巴勒斯坦居民采取的集体处罚和其他形式的镇压活动已经司空见惯。”（第6页第23段）

使用催泪瓦斯驱散示威者，有时向他们开枪，而学校和难民营遭到袭击，并把怀疑参与安全事态的人的住宅夷为平地，对当地居民还进行搜索、拷打以及其他形式的恫吓与骚扰。

我早些时候提到的秘书长的报告说：

“大部分巴勒斯坦人现在占领下或流放中生活，他们的苦难仍使国际社会感到严重关切。紧张局势依然存在，在以色列占领的领土和以外的地区经常出现不同形式和程度不同的暴力事件。”（A/41/768，第34页第10段）

有鉴于这些公然违反人权的事件，安全理事会在1986年1月21日和30日开会审议被占领土上的形势。不幸的是，由于安全理事会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票，安理会未能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因此，被占领土上的形势仍然继续恶化。

与此同时，联合国通过救济和工程处继续向受到冲突影响的当地居民，特别是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救济。联合国还通过维持和平行动帮助维持某些敏感地区的安

宁，例如戈兰高地和南部黎巴嫩。然而，秘书长正确地指出，这些措施“基本上是临时的安排，目的是促进找到和平的解决办法。”（第34段第10页）

因此，国际社会必须作出更果断的努力，以找到中东问题的全面和持久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敦促国际社会、以及与冲突直接有关的各方表现出必要的意志，解决它们的分歧，以使关于中东的国际和平会议不再拖延地召开。这样它们就将使中东区域免受一场长期冲突的灾难，并扫除这场冲突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构成的严重威胁。

最后，我国代表团愿重申，我们坚信，由于中东冲突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因此，任何和平进程应涉及这场冲突的所有方面，并应包括所有有关各方，其中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特别是，我们认为，为了实现全面和持久解决，必须伸张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在我们看来，因为巴勒斯坦人民自己已经选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来代表他们，就应当允许该组织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参加涉及巴勒斯坦问题的所有国际谈判。

麦克道尔先生（新西兰）：秘书长关于中东形势的报告描绘的前景暗淡。自从大会上一次审议该项目以来，该区域问题的任何方面都没有出现任何秘书长认为能够以积极的语调提请大家注意的事态发展。

和平进程处于僵局之中，暴力活动盛行，在黎巴嫩尤甚。以色列继续占领自1967年以来获得的阿拉伯领土，国际社会认为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所作所为违反国际法。

秘书长关于那里形势所说的话也是令人清醒的。他注意到，只要找不到这些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不稳定肯定会继续下去。他还注意到，尽管国际社会在关于应当成为全面和平解决的基础的原则上有广泛的一致，但就为这种解决应遵守的程序上还没有一种相应的一致意见。他正确地警戒人们注意没有一个普遍接受和积极的谈判进程。



尽管新西兰从远处观察中东的事态发展，但是仍然对那里的局势有原则性的兴趣，承认该地区对全球稳定的极端重要性，因此新西兰也感到关切。我国政府对秘书长提到的各种危险也有认识。区域性的倡议和大国的参与都没有为目前的僵局指明一条出路，我们对此感到遗憾。时间在一年年过去，但仍然达不成任何解决办法，这就使各种问题更难得到解决。联合国为寻求创造解决该地区问题的条件，多年来发挥了有用和建设性的作用。维持和平行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工作和秘书长本人的活动都证明了联合国为此目的所作出的持续和耐心的努力。新西兰将继续积极支持这些努力。这里我要提一下新西兰对仅仅几天前又有三名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服务的斐济士兵的死亡感到深深地遗憾。主席先生，我们确实应该向贵国——斐济表示特别敬意，自联黎部队建立以来，贵国的分队就一直在那里服务；我们也应该向其他光荣而杰出地发挥自己作用的参加国致敬，它们经常是在困难的情况下，在未得到有关其他方面的权利合作下发挥作用的。

新西兰认为，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基础是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前一项决议所规定的原则是清楚和公正的。这项决议应该充分得到执行。这项决议强调用战争获取领土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以色列必须从其在1967年占领的领土上撤出去。以色列表明自己并不想这么做，并且它的许多行动与此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对此表示遗憾。新西兰认为，以色列并吞东耶路撒冷、以色列的法律扩展到戈兰高地、以色列在对被占领领土上的管辖和管理，以及在那里建立的新定居区是不合法的。我们认为，秘书长对移居政策的深切关注是很有道理的。在本届会议上，我们听到以色列代表以居住者的物资富裕来为自己的移居政策和在被占领领土上的管理进行辩护，我们感到很不安。我们感到不安不是因为这些宣称是否真实，而是因为这种宣称对国际社会的基本关心的问题是不相关的，国际社会关心的是以色列对这些领土的占领是非法的，并继续阻碍着以谈判方式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的道路。我们没有听到以色列是怎样考虑这些领土

的政治前途的，也没有听到以色列是怎样考虑可以决定政治前途的进程的。

新西兰认为，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考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权利和愿望。巴勒斯坦难民有权遣返回国或得到赔偿。他们的权利包括自决权。如果他们希望建立一个阿拉伯巴勒斯坦国，那是他们的决定。他们希望单独建立一个国家还是希望通过签订一项协议成为一个更大一些的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同样应由他们自己决定。不得否认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或其他地区人民作为独立国家的公民所享有的权利。

新西兰同样承认并且支持以色列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在安全和得到承认的边境内、在不受武力威胁或武力行动的情况下和平生活的权利。我们对以色列的邻国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不愿意明确地接受以色列享有这项权利感到遗憾。要实现持久的解决，就必须克服这种不情愿态度。以谈判方式实现和平不仅要求有灵活性和妥协精神，而且要求承认所有各方的权利。

不作出相互的让步，秘书长对在可预计的将来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前景的悲观评价就可能成为现实。新西兰认为，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所有有关各方能进行直接谈判的会议的意见是可取的。有关各方包括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和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应该由谁来代表巴勒斯坦人是一个应该由巴勒斯坦人自己决定的事项。巴勒斯坦人不参与谈判，得不到巴勒斯坦人民接受，任何解决方案都不可能持久。

一次国际会议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方事先表明准备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长期存在的复杂争端，表明有决心达成能确保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协议。我们希望很快就能在一系列就秘书长提到的程序性建议所进行的接触中表明这些性质。我们敦促有关各方尽快进行这些接触。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要求进一步作出实质性努力以确保他们的前途。只有这样才能为以色列人民确保稳定的和平。

莱西尔先生（突尼斯）：每一届会议的习惯是审查联合国在其权限范围内各个

领域的活动。就中东而言，秘书长的有关报告谈到了在这个地区继续存在、充满危险的极其可危局势。的确，大会就这方面通过的无数决议仍然是一纸空文。很遗憾，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以色列拒绝联合国的决定已成为一种习惯性的自动做法。不管这种决定来自安全理事会还是来自大会，其命运事先已为人所知。这对我们这个组织产生了消极影响，而我们本来希望把我们这个组织变成一种和平的工具，变成一种把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工具。

以色列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吁，继续极力巩固其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占领，以及对叙利亚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的占领。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人权的行为的特别委员会拟订的报告叙述了西岸、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的事态发展。这份报告证明通过安置来自世界各地的越来越多的犹太移民使这些领土逐渐犹太化的事实。

这种改变被占领领土的人口性质的政策违反《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并且使中东目前早已困难的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目前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做法是在早已建立的殖民地上建立更多的居民点同时窒息阿拉伯居民点，从而在极短的时间内使该地区安置25万犹太移民。

我们过去曾提及到有关在西岸定居的德罗博利斯计划，还提及到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关于扩张定居点的文件。同样在过去，我们还提请注意同巴勒斯坦难民定居有关的边波拉特项目。这些计划和项目不过证实了以色列在被占阿拉伯领土上的真正目的。尽管国际社会的谴责，导致吞并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的这一扩张主义政策宣称恢复了该区域人口、战略和经济方面的平衡，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和平与安全。这样，小型定居点会变成村庄，进而变成具有必要基础设施和安全措施的整个城市。

这些殖民地的作用不过在表面上是战略性质的，因为为了安全的说法事实上不

过是最终为吞并阿拉伯领土进行辩解的借口；从戈尔德·梅尔到贝京以至到目前的以色列领导人都心甘情愿地主张这一说法。

阿龙过去曾说，在整个现存边界或附近地区的具有战略重要性区域将建立殖民地，这些地区今后可能成为边界。

1977年作为当时以色列总理的拉宾说，这些殖民地，也就是定居点为要求在可防御边界内实现和平的论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与以色列需要多少领土才感到安全，这一问题格尔德·梅尔曾经作过答复：

“如果你们想要让我们划一条界线，我们还没有这样作。到必要时刻我们是会做的。但以色列政策的一项基本点是，1967年6月4日的边界不能再被用来达到和平条约的目的。为了我们的安全，在我们所有的边界方面要有所变化。”

这些和许多其他类似的话至少可以表明他们是想要肢解邻国，并吞并巴勒斯坦领土，这些话还表明了“可防御性边界”的不寻常概念，这一概念如果要成为合法的话，毫无疑问就使得在国家关系中使用武力成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了。

尽管这一概念没有得到承认，但似乎正是这种概念成为对黎巴嫩野蛮入侵的基础和想要强加一种片面的条约徒劳企图的基础。由于黎巴嫩人民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这一企图未能得逞；今天，我们看到有人想用替换解决办法来把黎巴嫩南部从该国分割出去，以便建立势力范围地区来为以色列不可告人的目的服务。以色列如同该地区其众多的奎斯林一样，今天正在看到在这个小国的国土上不断地发生倒退现象，他们发现一个国家不管是多么弱小或贫穷，但要征服该国家是不容易的。我们仍然希望，这次以色列军事冒险的受挫能够使其在今后行动中接受教训。但是，以色列想要惩罚那些欢迎他们进入自己国家，而且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抵抗占领和暴政的黎巴嫩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我们对以色列的这种顽固态度感到震惊。

今天，形形色色的暴力事件是该地区的日常现象，但它远远不只限于该地区。必须采取具体行动，以便找出根源所在，从根本方面解决问题。产生暴力的基本因素正是以色列的军事占领，这种占领是阿拉伯人民受到罪恶的重重包围，并加剧了对阿拉伯人民的沉重负担和非法行径。

就在我们对中东局势进行辩论之际，救灾部队正在持续对黎巴嫩进行侵略行径的以色列飞机所摧毁的建筑物旁进行救护工作。

以色列仍然在使用其领土安全的荒谬借口，然而，谁也不知道到底其边界到那里截至。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国家的边界为人所不知吗？以色列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在扩张；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战略明显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我们要强调，以色列所提出的安全借口是经不住分析的，因为只要他能扩张其边界，他总是要看到他还没有选择的邻国就在左右，这些邻国同样有确保自己主权和不可剥夺权利得到承认和受到尊重的权利。

因此，我们要在此论坛上重申，盲目的武力是不会给以色列带来和平的，也不会给那些继续幻想在中东建立大以色列帝国的人们带来和平的。每天显示武力的做法和包括对我国——突尼斯袭击在内的引人注目的偷袭都不可能使以色列邻国们屈服，他们的愿望不过是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而收复被占领土和恢复正义。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是这样描述巴勒斯坦人民命运的：

“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不仅仅是一个当地的悲剧，这是一个使整个世界感到忧虑的悲剧，因为这场悲剧是威胁着世界和平的非正义事件。”

我们必须赞同这一具有远见的人士，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集体行动，为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民恢复他们基本和不可剥夺的权利。

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任何解决方案努力的关键所在。非斯计划为该解决方案制订了指导原则，较好地作出了在法律和正义基础上实现和平的阿拉伯规定。

突尼斯重申支持该计划，并欢迎不管来自何方，只要能够建立全球、公正和持

久的中东和平的任何倡议。因此，我国支持召开有关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并鼓励秘书长继续为召开此次会议而作出努力。

主席：这是关于本项目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者。

对关于本项目的决议草案的表决将在大会随后会议上进行，在日刊上会有说明。

一位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提请各位成员注意，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第一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限于10分钟，第二次限于5分钟，并由各代表团在自己座位上发言。

我请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代表发言。

法尔塔斯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我刚才看了一下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代表星期三上午所作发言文本所附的表格。这一表格纯属虚构，其目的有二：将大会的注意力从目前审议的这一项目转移开——这是犹太复国主义传统的手法，并掩盖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上的罪行和做法。

为了揭穿该表的虚假性和偏见，我只想对其中一或两个毫无根据的指控进行评论。该表说，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袭击了在国际水域的美国船只。世人所熟知的事实是，美国舰队的飞机从停泊在利比亚海岸的航空母舰上起飞，袭击平民目标，例如利比亚的锡尔特城。不仅如此，美国军舰还对利比亚水域内的普通利比亚巡逻艇开火，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

该表说，1986年4月15日，停在黎巴嫩街道上的一辆汽车内的定时炸弹爆炸，但却没有指出就在同一天，美国对黎波里和班加西的平民中心发动了野蛮的袭击。根据该表，安全理事会并没有举行紧急会议审议这一袭击；并没有使用否决权妨碍通过谴责这一袭击的决议草案；大会也没有在本届大会上作为主要议程项目之一讨论这一侵略行径，没有以79票赞成通过1986年11月20日的第41/38号决议。

这一有选择和偏袒地叙述所发生事件的作法有什么信誉和客观性？我们认为，这一表格是对在场诸位智力和大会的侮辱；我们要对大会说，应将这一表格扔进垃圾堆。

毫无根据地进行指控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特点，犹太复国主义试图歪曲历史，篡改由现代和古代历史反映出来的宗教权利的现实。联合王国的前犹太教主教是赫尔曼·阿德勒、伟大的思想家约拿瑟·……，作家阿尔弗雷德·利连撒尔等主要的犹太教领导人均已表明，所有这些都是没有宗教根据的谎言。不仅如此，正统的犹太人一直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并非他们的信条，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并不能代表他们。

下午7时35分散会。